

金屋月刊

邵洵美 章克標 編輯

第一卷

第八期

版 權 所 有

	每 月 一 期	
每 期	二 角 八 分	
半 年	一 元 五 角	
全 年	二 元 八 角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十 九 年 四 月 出 版		

金屋第八期目次

- 1 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再生
 - 2 克兒克之一夜……(詩)……………漢奇
 - 3 東方的夜晚與西方的早晨……………太戈爾著
漢奇譯
 - 4 詩三首……(孤獨者,吻,金錢,)……………南生
 - 5 鵝蛋臉……………滕固
 - 6 創作……………徐葆炎
 - 7 詩與女人……………洵美
 - 8 三十六門……………浩文
 - 9 身邊雜事……………章克標
 - 10 介紹批評與討論
 我的幼年
 - 11 金屋郵箱
 - 12 金屋談話
- 金屋月刊徵文發表
- 1 花子……………紀燕男
 - 2 鳳嫂……………胡霽獄
 - 3 阿鳳……………冷西

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

再 生

一切藝術，在牠表現上有客觀主觀二派的決定的區分。這是劃分藝術曠野的二範疇，二者各自標立旗號，持了武器，相對列陣而對峙着。

人類有好戰的好奇心，常要使這二軍交鋒，而去看出其中的優劣，但這二軍的衝突，根本就是無意味的，也就沒有可以有優劣的理由。因為主觀派的大將是音樂，客觀派的元帥是美術，而要比較音樂和美術的優劣，是任何人都不能的。即使勉強要來批判，有敢批判的，那麼，其

所根據總不過是趣味上的好惡即個人的嫌喜之情而已。
(即所謂藝術上主義的論爭，結局也不過是個人的趣味的嫌喜。)

雖然如此，古來這兩派的對陣，在文學上常有劇烈的衝突，交綏着異端顯正的炮火，永久續繼地反覆那一勝一敗的論爭。但這奇怪的爭鬥，也並不是全無意味的，因為由此可把二大分野在表現上的特色宣明出來，使得相互間的對立的旗幟鮮明，所以我們可在激戰的陣地去看左右二軍的主張：調查牠們在攻戰中的文學上的標號。

文學上的主觀派與客觀派的對立，常用浪漫派對自然派，人道派對寫實派的名稱。先看屬於客觀派的文學，即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所主張的是——

- 勿溺於感情！
- 排除主觀。
- 須根於現實。
- 實寫如實的自然。

與其相對的主觀派的文學，即浪漫主義與人道主義所提倡的是——

◁用情熱來寫，

◁高調主觀。

◁須超越現實。

◁高揭出理想！

把這二者比較起來，就可看出他是怎樣正相反對，而呈了一種顯著的對照的狀態了。前者所認為正的，是後者所認為邪的。後者所揭的標幟是前者所否定的。爲什麼二者的主張是這樣地相反對而形成正面衝突呢？這異議的所以分，是由於二者對的人生的哲學（即人生觀）在根本上有不同的地方。文學士的一切異論，都是由這人生觀的不同，而派生出來的。我們再在這兩方面觀察一下吧。

在客觀派的文學，即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人生是一個實在，人生正是如現實中所能見的一般。生活的目的，是要在這現實的世界中，看出自然人生的實相，觀照真實而把捉住存在的本質。所以這一派的藝術家的態度，是要對於這實在的「如實的世界」行如實的觀照。這一種的生活態度，是理知的，認識至上的，一切都在於「對於真

實的觀照」。即說這是，「觀照的藝術」。

但是別一方面的浪漫主義一流的主觀派文學，和他們有不同的人生觀。在這一派的人們，以為人生並不是如何，而實應該怎樣。對於這現實的世界是不滿的。以為一切都有缺點，充滿了惡德與虛偽。而應該出現的人生決不能是這樣子的。真是應該實在的東西，不能是這樣的醜惡不快的現實是須要是在超越了這個的別個的「觀念的世界」。所以在這一派的人們，藝術是向着那理想呼求的祈禱，或是要脫離這不滿的現實苦而發出的悲痛情熱的絕叫。那不是「為認識」的表現，是情意的燃燒而「為意欲」的藝術，

這樣的二種藝術，開始在其人生觀的根底上就不同。在一方以為凡在現實的世界的觀照中，有真，有美與完全與調和的一切實在着。即照他們的主張，實在是不在「現實以外」的，是存在於「現實之中」（因而有「凝視現實」的一標語）。而別一方面則以為實在不在「現實之中」而是在他自身的理想自身的觀念之中。換言之，即是這現實的世界是不能滿足的，不能肯定的，而真可以作

爲應有的世界，是實在於主觀所構成的觀念之中。（所以有「超越現實」的一標語出現。）

在這二種相異的思想中，讀者必然立時會聯想到希臘哲學的二範疇，即亞里士多德與拍拉圖。拍拉圖的哲學實是可以說代表藝術上的主觀主義，而亞里士多德代表了客觀主義。照拍拉圖的思想，實在不存於現實的世界中，而存於形而上的觀念界。故對於哲學的思慕，是向着觀念的憧憬欣往，是要任熱情的放奔，而吹徹鄉愁的橫笛。反之，亞里士多德則於現實的世界中認識了實在。他駁斥了拍拉圖的說素，把真理從「天上」降落到下界，使從觀念現實於實體。他實是 Nealism 的創始者，和拍拉圖的詩的 Romanticism 代表了相對的兩極，而這二個思想，是從古迄今，還是一貫着的哲學上的二派分，也許到永劫的未來，還是貫通那哲學的歷史的論爭的對陣吧。而這二者的議論不結束，在藝術上的二派的論爭也是不會停止的，

總之，我們現在已經能明白了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在藝術上的二派別了。而這二派的不同，是在他們所

認定的宇宙，是在自我紀念之中，或是存在於現象界的實體之內，這內外兩面的區別。（試就音樂及繪畫攷察）然存在於觀念界的事物，都可作自我（主觀）看，而存在於現象界的，都可作非我（客觀）看，因此便生出了主觀派與客觀派的名目。主觀就是「觀念，」自我的情意所欲求的最高標的，只有這個是真實是實體的，真是規範了的自我。所以「高調主觀」就是揭出自己的理想和主義，頑強地主張觀念。而所謂「放棄主觀」而要放棄一切的理想，先入見觀念形態以及獨斷，用非我的無悉的態度，而看察那「如實的世界」「如實的現實」。

這個「放棄主觀」是自然派及其他一切客觀主義的文學，常揭為第一條標語的，但在主觀主義的文學方面看來，主觀本身就是實在，是為生活目標的觀念，所以放棄主觀，等於自殺，等於全宇宙的破滅。照他們說起來，這「如實的現實世界」是充滿了邪惡與缺陷的地獄，為存在是謬誤的，在認識上是不可肯定的虛妄。因為在他們 Real 只是 Idea 觀念。其他虛中的虛妄，影中的幻影罷了。而在客觀主義一面則只有這現實的世界是真實的，是

可以稱爲 Real 的，而以存在於主觀觀念中的世界爲空漠的觀念的構成物，只不過是空想的幻影，虛空的誕妄。所以二者的思想是反對的，同一 Real 作相正反對的意義使用着。

最能表明這二思想的相反，是在拍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美術中。依照拍拉圖則以爲自然是觀念的模寫，而美術是再去模字那個本是模寫的東西，因之是虛妄的表現，所以是賤劣的技術。（他以音樂爲最高藝術，以美術爲劣等藝術，真是拍拉圖流的見解）反之，在亞里士多德則同樣認美術爲自然的模寫，但因此却是真實，而是睿智的藝術。

總之，客觀主義是在這現實的世界中，承認一切「現存的東西」而要在其中尋出生活的意義與滿足，是立腳於 Realistic 的現實的人生觀上。客觀主義的哲學，不外就是現實主義，反之，主觀主義不滿於現實的世界，而欣求一切「不現存的東西」。他們不絕在現實的彼岸，求生活所懸揭的夢，熱心於進求夢境。所以主觀主義的人生觀，不外乎浪漫主義。

因此藝術上的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對立，是歸結於在人生觀的立場上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立。他若是浪漫主義者，必成爲表現上的主觀主義者，他若是寫實主義者，必成爲表現上的客觀主義者。但是語言不過是概會上的指定，不是就具體的事實而言的，所以單在根稱的 Romantist 或 Realist 之中，也混淆着種種不同特色的東西。例如平常稱 Realist 的作家中，在本質上反而有浪漫主義精神的。在叫做浪漫主義的作家中，也可包有理念不同氣質各異的許多人。

(十一.10.)

克兒克太之一夜

漢 奇

徐志摩印度訪太戈爾。夜宿其家，受盡恐慌。
歸國後常與友人談及此事，聞座恆爲色變。

別了那老頭，我們的詩人，
回到房裏，滅了燈，儘想著。
那方在認識了名字的星。

這黑夜，我心中早就擔驚，
這樣的黑夜，這樣的荒漠；
別來了個老虎或是猩猩。

我來時，白天早晝了黑臉，
我沒見有什麼圍牆或是門——
我知道老頭住的是天邊。

我信，我已到了荒漠中間，
這裏多的是吃人的東西，
嗚，吃掉了我，誰去見小曼！

想著就怕，心望着胸膛打，
這全是真話，你聽了別笑，
要是你，怕不早叫著姆媽。

紡織娘躲在我牀上不響；
老鼠繞了我的身體周遊；
蒼蠅拚命跟帳子比短長；

我聽得蚊子咬牙的聲音；
我聽得長蟲跳下菩提樹；
我真駭死了，大大，我的心。

還有更怕的在後邊，你聽；
是誰，在這時候，打我的窗？
是誰，在這時候，敲我的門？

又有個黑影在舔我的窗，
接著便是三四聲的長吼，
大大！……小曼！……是狼！是狼！是狼！

不對，門又開了，——狼會開門！
看不見的近視眼，又沒燈，
獸爪爪著帳子，我不敢聽。

四顆藍星是他們的眼睛，——
我悔了，全是方在看了星。
他們的呼吸又送來奇腥。

留神，怕他們再跳上了牀，
這不是玩的，我究竟是人，
喉管裏一口，看你不送命！

想著了喉管。喉管就發癢，
要咳嗽不敢，吐痰就沒命，
連呼吸亦希望沒有聲響。

聽，他們腳爪又爬上了凳，
他們在找尋些什麼？他們
是不是在找尋我的姓名？

要是知道了我來自中華，
知道了志摩亦是個詩人，
會不會就饒赦了我殘生？

他們原本是詩人的鄰居，
也許就是那老頭的奴隸，
看他敢不敢把我來咬死。

我這樣想，胆就大了不少，
但是，心中還有一些怕，我
怕他不問姓先把我吃掉，

天知道，他果然上了桌子
把鼻子嗅著我的皮箱子——
那皮箱子上有我的名字。

習，詩人究竟有他的威嚴，
上不了三秒鐘他們就走，
詩人，詩人是第二種神仙！

天明醒來，又有個新發現，
原來荒漠是花園，狼是狗，
詩人，詩人是夢裏的神仙。

東方的夜晚與西方的早晨

太 戈 爾 著

漢 奇 譯

暮色在這裏降下了。這是隔了重洋的遙遠的國度的
曉光。

這裏，在一層黑暗的幕幃的背後，夜來香狂歡而顫抖
像是個新嫁娘站在她洞房的門前。

那邊青蓮徐展。……一種覺醒。燈燭熄滅了；夜晚所
編織的花環都散掉了。

這裏，門都上了鎖；那邊，窗戶大開。這裏漁夫酣睡在
舟中；那邊，船艇沖破了浪陣。

那邊，他們從旅館中出來後向東行走。潔白的光芒碰上他們的頭額；深黑溫柔而帶著盼望的眼睛從路旁屋子裏對他們看。血在他們的筋中跳躍了，當他們讀著街口的標語：「我們準備著歡迎你。」

這裏，他們在死色中渡過河面，從此不再跋涉了。

這裏，他們在旅館裏安置了牀鋪。有幾個單獨，有幾個有了伴侶。他們互相低語。當言辭消滅了，他們便在靜默中躺了下來。於是，仰望天廷，見到七星將光輝笑在他們的臉上。

啊，太陽呀，讓你東方的夜晚與你西方的早晨恩愛地擁抱罷。讓這裏的黑影與那邊的光波親吻罷。讓他們都被一種永久的音樂環繞著罷。

詩 三 首

南 生

孤 獨 者

人間已如此其遠，
我已窺不透牠的邊緣；
我只如一個毛虫
在幽僻的角中蜷伏做一圈！

我已飽餐了寂寞，
我已忘却了什麼淒清；
請不要攪擾了吧，
我自己的酸辛我獨自去吞！

我彷彿已不是我，
是另一個異樣的陌生；
我從旁注意着我，
時時自鼻尖冷出了笑聲！

我已神遊飄渺的國境，
耽享着那幻美的追尋；
請不要驚醒這好夢，
這好夢啣是我一綫的青春！

十八·五·廿五·

吻

整個的心兒擁抱着你，
擁抱着你香軟的身軀；
姑娘喲，你不嫌腥臭；
 緊地我們粘結着嘴皮！

我們的心兒搏擊着心，
滾沸着跳動的血液。
你呼吸着我的呼吸，
紅羞上了你的耳際！

我的心關不住腔子裏，
忽迸碎千萬點飛騰；
呵，喝不盡的葡萄美酒，
從你的唇裏灌注我全身！

只要擁抱住你，
便擁抱住鮮活的青春；
青春浮在我的腕底，
一剎那間我獲得了永生！

十八·八十·五

金 錢

跪在了金錢面前，
我呵欲哭哭不出；
生平未曾向誰低首
如今呵，如今呵我只有屈伏！

你是生命之花，
你是快樂的公主；
沒有你呵便失却了我，
有了你又何等地歡舒！

你使瓦礫幻成了珠玉，
茅草坡上錦綉的衣服；
那淒清寂冷的冬夜呵，
彷彿溫馨嬌媚的春初！

你的功業使人們欣羨，
你的罪惡嚇令人咒咀；
我能否把握着生命，
如沒有你呵被我把握？

你使渺小的人偉大，
偉大的人呵被你催鋤；
你雖然形容精彩，
閃映工人的血呵窮人的淚珠！

跪在了金錢面前，
我呵，欲哭哭不出；
生平未曾向誰低首，
如今呵，如今呵我只有屈伏！

十八·八·廿三夜

鵝 蛋 臉

滕 固



離開醫院十來丈就是植物園，那些探出在籬笆外的林木，嫩青青地像矜持的少女之姿，有條理地展媚着。一種仲春的吹息和着陽光，送到法楨養病的房間裏，使他鬆爽而平和。

法楨把穿的和服端正了一下，踱出房間，倚在樓欄上；聽得遠遠地植物園裏冒起的一片孩子們捉迷藏，賽毬

子的喧聲；他埋藏在胸坎裏的無名的興會，也禁不住提了一提。隨即，他呆下了。要是沒有病，他想，這時候怕也是在植物園裏吧，坐在草地上攤開 Note Book 掏出削尖的鉛筆，按住細方格子預備他的學年考試了。不，往時是學年考試，逢到學年考試他總是這麼做的；看看孩子們的遊戲，做做自己的功課何等舒適。今年是畢業考試了，並且日子是迫近了；有了病，他應該畢業的事就生問題。這什麼好啊？他想到這裏，有些不自覺的着急。

法楨頻靠樓欄移左移右地走動了一歇，滑清楚楚地兩個月來的病苦，顯現在他的記憶裏。他對學校像有些厭惡了，尤其考試一類的事，他覺得最麻煩不過的。要是不專習數理這一科的話，他想，這病或許不會牽長到兩個月，甚至不見得會害出這種病來。他這們一想，略有點懊喪。

還是幸氣，畢業不畢業去計較甚麼，病總算是好了；法楨轉念到這裏，心裏纏縛立即寬緩了下去。他回到房間裏，照例翻出遊記小說一類的書籍閱讀；這是醫生給他的指示，他雖然不大歡喜，但為早些痊愈的希望所攀住，他

也順從了。

法楨本來是一個拘謹的人，他忠於他的學業，為留學生中所罕見的。在物理學校裏，他的成績超過同班的日本人，得過學校的獎狀。這學校裏有四五個中國同學，都尊他為數學大王；無論甚麼難的問題，經他轉了幾個念頭便解答出了。他另有個稱號叫做牛角尖裏的學者，因為他除了整天的心思集注在數學以外，從沒有過像一般人所歡喜的或音樂，或電影，或體育上的遊戲，或旅游，或玩女人一類的情事。他又是一個冰冷的人，除了稀少的同學們有時求教他關係學業上的事體之外，他簡直不和人家來往的。

法楨的病全好了，他可以出醫院了；醫院叮囑他暫時丟了他所侍奉的學業。他近來閱讀小說遊記，本已領略了些和他從前所棲息的不同的世界裏的趣味；把學業擱置起來，他雖未全部同意，但似乎不十分固執了。

這是他第一天回到寓所，六席鋪的房間裏，一張短桌，一方坐褥，一個火鉢，一頂書架，一盞吊在空間的電燈，還是像從前一樣的簡單，一樣的和他們客客氣氣。只有

散在席上的幾冊小說隨筆，是他新添的家私了。法楨盤坐在短桌之前閱讀島崎藤村的小說；他有興會地點了點頭，隨即拍了幾聲掌，那個使女上樓來了。

—— Kimigian，給我端水來！

—— Hai！

使女端了一盤杯子茶壺，跪下來放在他的座傍。

—— 趙先生，你瘦得多了。她斜看法楨帶笑地說，

—— 是嗎？你去借面鏡子來給我照照。他掩了書本，站起來默默地等候使女。

法楨接過鏡子，放在短桌上，他彎下腰去照見自己的容顏了。什麼這樣瘦削得兩頰和兩太陽穴像被捺了一捺的樣子，連自己幾乎要不認識了，他意識地驚異起來，三十歲還未滿啊，他想，枯樵替代了他的青春了，他禁不住起了些感傷。使女等候在紙窗外，格的笑了一聲，他忙急直起腰來把鏡子交還給她；而他臉上已漲得紅紅了。

女人，在他是討厭的東西；尤其像這使女一股流俗的氣品，活印在她的聲音笑貌裏。法楨又聽見這使女在隔壁房間裏，和姓何的寓客，酣聲弔氣地作出不雅潔的笑

談；握緊拳頭，呼出了一口沈重的嘆息，他氣憤得多麼難受。

他的身體，跟着春天的健旺而亦日漸復元了；這在法楨自己，也可算得一件欣幸的事。他新添了幾種雜誌幾種小說集，閱讀得厭煩就休憩，感得冷寂了就閱讀；這樣的過下去，他覺得於他身體却是有益的。但老是關在寓所裏，他也感到太單調。

他向日比谷公園，上野公園走動過了；這些地方他初來東京時，曾和同鄉李君遊過一回。記得在一個隆冬薄暗的午後，他跟着李君神不識鬼不知地匆匆兜了一個周轉，所給予他的印象是荒落和陌生。此後四五年除了在報紙的廣告或新聞裏看見這些公園的名字外，在他意識裏從沒有提起過一回。可是最近，他真暢快啊，在池水裏，在山坡上，在各色各樣的花朶裏，在高高低低的林木裏，在成羣的或散在的遊客們的氣趣裏，他認識出氾濫到無邊無際的春天了！法楨幾乎懷疑自己置身在另一境地裏。

一個晚間，法楨從淺草看了伊本尼茲的「女人之敵」這影片回來，他很高興。在電車裏肚子覺得餓起來了，就

在本鄉赤門前下了車，走進近傍的一家洋食店。

白熱的電燈光，鋪滿在餐室裏，天面上的兩個角落，橫出兩盞紅罩的電燈，撒出赤潏潏的光輝，似乎有一重熱勃勃的蒸氣浮在上面。法楨一個人據住邊角的一張桌子，另外空着一張；那三張各圍着幾個大學生，在吃，喝，叫鬧。穿着純白的西裝的女侍二三人，穿進穿出地忙碌着，其中有個女侍來招待法楨了，他點了些菜飯吩咐女侍。

他把那張空桌子上的新聞紙，畫報，拿了過來，有意無意地翻看了一陣，一個喝醉了的大學生走近他的桌子，咕哩哩咕哩哩地唱起歌來；法楨最討厭這種聲音，他蹙緊了眉頭無可奈何着。

他一頭吃一頭看裏面桌子上的客人，喝的喝，斟的斟，歪斜着的，爭吵着的，亂七八糟地毫無體統；桌子上不消說，狼藉的一塌糊塗。一個女侍被先前唱歌的那個醉漢，捉了騎在他的股上，她在推拒着。另一個女侍。盤旋在三個桌子的周遭，東侍奉，西侍奉；片刻不停地開瓶子，斟酒，送紙烟，拈火柴。法楨冷冷地似乎在看打架，他替那兩

個纏在重圍中的女侍，十分焦急：連吃食都要忘掉的样子。

在法禎的對面，另一個女侍不作聲地站着，他望見了她，便急急把那盆牛肉絲飯吃乾淨，讓她收拾。

法禎付過了賬，喝了幾口白水，那女侍端出小盤把找頭遞給他。當她的臉兒靠近他時，忽地他的心兒垂蕩了幾寸，那個下頷緊俏俏的豐潤無匹的鵝蛋臉，像是他早早熟識的面龐。

法禎一路走回去，稀疏的街燈，幽暗的狹巷，孤單單地曲着折着。那一手按着胸脯，而心的跳蕩還隱約可聞，但他思想不出這裏面的所以然。

二

櫻花薄嫩嫩地吐放了，這算是東京的一個黃金的季節。法禎從前不曾注意過這些所謂「花見」，他僅僅曉得這名調而沒有參與過。

他展開地圖看了一下，飛鳥山太遠了，他想，還是往

上野去比較便捷一點罷。他打定了主意，把和服卸下，換上釋纜的制服，端正了一回，他便走出去。這時候，大約有午後二點鐘了。

這天是禮拜日，街市上走動的人比平時要增加幾倍呢。法楨跳上電車，客人已經滿了。他站了一歇，就有人下車，他得到坐位以後，便翻出新買的一冊莫泊三的譯本「美貌之友」來默誦：翻過了五六頁的光景，突然有一蓬脂粉的香氣鑽進他的鼻官，他抬頭一望，是一個女人站在他的前面。他忙地站起來讓她坐下，他和她對調了一下，他站在女人的前面了。女人仰起頭向他道謝時，他的心兒又直蕩下去。什麼又是一個下頷包得光整整地印着一朵紅的嘴唇，一顆端正的鼻子，一雙流轉得巧妙的眼，兩撇修長的眉，這種種所湊合的一個鵝蛋臉！他不敢對她多望了。電車笨重地駛過去，他插在人叢裏，臉上像在發燒，莽莽然有點進退失據的樣子。

他連換車的地方都忘記了，等到他覺察，已經過頭了幾站了。他率性遠兜轉從另一交界的所在換車，那女人沒有理會法楨的焦灼，先自鑽出人叢了。

法楨排列在稀朗朗的遊客的隊伍裏，向傾斜的山坡走上去；快要走上高原了，遠近一樹一樹的櫻花，另構成了一個世界。那些散在的紅男綠女，起勁的，頹疲的，幽閒的，譁浪的，各種各樣的風調，一面一面的顯在他的眼前；但他總不能稱心悅意下去。他走轉了一下，所謂櫻花，在他是覺得平淡無奇；他走近了一所建築一望，門口有一塊「法蘭西繪畫雕刻私藏展覽會」的牌示。

這事情沒有玩過。他想，於是化了五毛錢購券入場。這裏右面一曲尺的三間房間，是陳列的繪畫，法楨依了路線走進第一室，那些掛起的零星小鏡框，紅紅綠綠糊糊塗塗，簡直莫名其妙，他似乎有些失望。走進第二室，有些比較光潔一點的風景畫，倒還可以，他想，他略略看了一歇；但仍覺得於他是無所爲的。到了第三室，那裏陳列着幾件大鏡框裏的裸體畫，他心裏有些害怕，面上慢慢地熱漲起來；那些斷斷續續的頭頸，長髮，臂膊，乳房，肚子，臀斗，湧現在他的眼前，使他蒙了一層俏皮的不安。他站停了，他站在一個半身女像之前，清了清神思觀賞她；他把目錄一對照，那是勒拿阿的作品。這個有一點道理啊，他想。似

乎看的過分長久了，他自己覺察着。

法楨依了路線折回到左面的一曲尺裏，這裏三間安放的是雕刻。房間不十分透明，要是有了臘燭火，他想。小時候跟着祖母進有十殿閻王的廟裏燒香，也是這麼一回事。他沒有意思把一件一件的小雕刻品細看，轉動了一過，一直跑進第三室，那裏更不像樣子了，那些缺腳斷臂的大雕像，類乎一些殘疾者大雕像；有幾個兇猛的壯士的雕像，他想，也不過把山門裏面的金剛神像塗了塗古銅色，他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他退出去的時候，那件一手支撐頭部而側睡的一個女雕像，似乎對他笑了一笑，他不留神地細看了下去。噢，這個有點意思，鼻頭，嘴吧，頸頸，胸膛，乳房，兩條腿拚成一縫，一個活活活西洋女人。他驚異起來，再想玩下去，鈴聲響了，視覽時間也就完了。

法楨走出展覽會，呼吸着高爽的野氣，像從地窟裏出來看見了天日，他清醒得多了。但他像有甚麼事放心不下的樣子，始終轄達不開來。他無目的地往動物園，往祠廟，往不忍池——勾留過來；天氣漸漸沈入垂暮的模樣。

街燈亮了，通衢裏穿進穿出的人們越發多了，拿東西的，徒手的，幾人一組的，孤弔弔的，上車的，下車的，一切都在顯現都市的權威。法楨是一個微小的寄生者，他看了人們這樣地碌碌。自己也覺得快些回去的好。他上了電車，他在電車中打量了許久，決定再往赤門前的那片洋食店裏去吃晚飯。

法楨走進洋食店，客人似乎滿座着，他心裏免不得起了一陣沮喪；而裏面還算俏靜，這又使他放心了下去。他對面的一桌，坐着一個洋裝打扮的紳士氣度的人，他所記掛的鵝蛋臉的那位女侍，坐在他的旁邊；聲音不高不低地在互相蜜語，似乎在談論人家的家常，又似乎在討論甚麼問題。法楨耿耿地看她的側影，一蓬疏疏的頭髮垂在她的耳際，越顯出臉蛋的勻整，她的眼像流水般的動着，她的笑多麼嬌媚而莊嚴，她的談吐又多麼婉曼而有彈力性的。他對於那個紳士氣度的人，非常憤。恨他一頭吃食一頭聽她講話，在她笑聲作出的時候，他的心兒也隨着卷縮起來；他真是着急！他叫的菜飯差不多要吃完了，但她仍舊和那個紳士氣度的人談得起勁，她似乎沒有意思要來親

近法楨。

法楨吃食完了，眼看鵝蛋臉的女侍對他還沒有動靜，她和我有什麼關係？他想。不由得心裏擠出一陣苦笑。於是他舒適了一回，無意識地向紳士氣度的人瞅了一眼，走出這家洋食店。

走進了迷惘的街市，鵝蛋臉的影子顯現到他的眼前了；帶着嬌媚的笑聲，有彈力性的談吐聲，浮動在他的耳際了，法楨像是喝醉了酒，脚步搖蕩得有些擺不着實。他盡力抑制，心裏計較了一下，便決定揀一個不是禮拜日，再往那月洋食店去。

當夜，法楨身體有些發熱，在錯雜的昏亂的似夢似醒的高度昂奮中，他明明白白記得有一個鵝蛋臉的女人，抱住他的頸頸，和他偎着臉，和他吻香，和他交替舐吮舌尖。

法楨近來似乎得了一種離奇的病證，似乎是頭暈病；但他不覺得身體上有怎麼痛苦。或者有魔鬼附身，他這樣想。不論在寓所中在街市上，偶然間眼前一閃，變了樣子，就有一片一片的鵝蛋臉游泳上來，但僅僅是一瞬間，他又

清醒了。這樣剎那間的暈眩，每天一次二次三次不等的，這可奇怪了！因為他是學科學的人，後來也就不相信有什麼魔鬼的話。

閱讀小說也沒什麼恆心，走出去又恍恍惚惚，法楨一天一天地頹喪起來了。一種鵝蛋臉的隱秘，閃現在他的眼前，甚至蠕動在他的心裏，他懷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的戀人。他推算上去，在日本五六年，不曾和女人交接過。在國內學校裏，在家庭裏生來就和女人不近情的他，從沒有過這麼一回事。親戚當中，也找不出鵝蛋臉一類的女人。他推想到這裏，眼前又暗起來，一片一片的鵝蛋臉迎上來玩弄他了；這真是使他不得要領的。

電燈亮着，他清清楚楚在寓所的房間裏，四周一無所有。

法楨被幻象和隱秘時時牢籠着，他的氣質漸漸轉換到悒鬱性的了。

三

這一年暑期法楨回國，打算在家裏休養若干時日，

他在上海住了兩天，便乘杭州車轉坐小輪船回到家。法楨的家，隱在比較繁盛的一個市鎮裏，是一家破老的從他祖上傳下來的寬廠的住家，有五六個廳堂，有一所荒落了的家園，那些近房的族人分住在這所住家裏。屬於法楨一家的那個院子，有一座廳樓，有東西二面的廂房，和後面照樣差不多形式的幾間房子。他的父親在北方做事，幾年中難得回來一趟的。他的哥哥在鐵路上做事，是另外有了家庭的。他的母親早早故世了的。這院子裏只有他的年老的母舅住在這裏照管，還有兩三個女傭人，一個收租的老賬房，一個老僕人。法楨三年不回來了，他這次回來雖然沒有抱怎麼熱望，但總算是有他的家的。

素來和家沒有甚麼盛情的法楨，這次回來居然是主人的樣子了。他對於空洞而零落房屋，和破碎殘廢的那些幾世紀前的什器，禁不住起出一種追懷的感傷。假使他是一個文人，他想，他一定能夠寫的一筆纏綿悱惻的文章來。他走到後園一看，一架裊着一半枯樵一半發着青葉子的葡萄棚，一泓乾涸了的淺池，兩畦傭人耕種的菜田，一片光光的場地；此外亂石，蔓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這個

園，和從前還是一樣的不結構，不合時代。他想。法楨這樣無目的地撞着衝着，而在迷蒙中却感到這家多少有些東西會給他的。他在潛意識裏追求着。

一天午飯，法楨和母舅老賬房同桌膳食，母舅還談些家常給他聽，老賬房隨時插進幾句話。甚麼和族人啣氣咯，婚喪的應酬多咯，租米收不起咯。一類的瑣屑；法楨不十分聽得明白，他對於這類事情從未用心過。他們三人。顯然是不同的三個時代裏的人：母舅乾癟得隨時有垂斃的可能；老賬房雖說老，但看上去不過四十來歲的人，一股小城市的商人氣派；而法楨是另一種形式裏的人。他們雖然圍着同一食桌，而他們的氣味，則各各不同的。

膳食完畢，老賬房被招去算賬了。一個女僕進來收拾碗盞，法楨無意之間看了看她，心裏不自主的憾顫起來，怎麼有這樣的樸質得異乎尋常的鵝蛋臉女子；他不敢再望她了。等到收拾舒齊，他問母舅：

——她是誰家的，新來的嗎？

——她是阿貴啊，難道你不認識的。他的母舅一頭裝着翰烟，一頭說。

——沒有看見過!

——哦,哦,她來了二年了,哦,二年裏你沒回來過。

——是喲,沒有回來過。他替母舅擦上火柴。

——她就是阿姆的女兒啊!母舅提高了聲朗說。

——阿姆的……嗎?他抬頭想了一想,阿姆是他的乳母啊;在他的印象中已很模糊了。

——阿貴倒很乖巧,活像阿姆。母舅說。

——阿姆呢?

——她早早死了,你不記得了嗎?母舅的語聲裏帶些愁苦。

——早早……他記起了,在他十一二歲的時候,會有阿姆死的一回事。

——她就是死在這裏的,因為她撫育你周到,你還替他批麻的。

——阿姆家裏還有人嗎?

——阿貴的父親,就是那個製酒的人,常來走走的。

母舅銜了長長的烟管。靠在比他年紀更老的太史椅上,一呼一吸用力地抽着;兩眼陷得深深的闊了,他似

乎要入睡的樣子。法楨不再追問下去，他只是在這廂房裏輕輕踱步，一陣頭暈，那些鵝蛋臉又追趕上來了。

法楨生出來的時候，母親就產後死的；阿媽撫育他到她死的時候為止。阿媽像親生母親一樣地寶貝他，他提起了這些事，他很記掛阿媽；阿媽隱隱地像還在他的左右，他流着眼淚。從阿媽死後覺得人世間不會有過一個和他親近過的人，在這無邊無際的人海中，他是被遺忘了的孤零零的一個。

他回到家裏過了一個禮拜了，一切事情阿貴給他照料得還好，他已習慣了些。平日不是和母舅談話，便是閱讀帶回來的小說集和文藝雜誌，勉強消遣得下；這還是表面的話頭。法楨精神上無節制地緊着鬆着，有時一個人藏在房間裏低泣，有時一個人做出手勢像和人家談話的樣子；這證實了他患有悵鬱病，或害着更奇怪的病證。

這幾天天氣非凡炎熱，法楨更添了一層悶煩而頹唐起來；心裏又這般那般地起伏不寧。他有時藏在房間裏不想走動，有時無意識地去探望阿貴的操作。阿貴這個影子，印貼在他的頭腦裏，時時起出一種無可名狀的糾纏。

但是他看見了阿貴，又不怎麼了。那天，金色的夕陽零落地鋪在後園，阿貴坐在矮檯上，把市上買來的幾條鮮魚，攤在一方破席上剖挖漂洗。在她旁邊，一個木製的水桶，一個鉛皮的水盆，恰好顯出這些什器是和她十分調和的。法楨走到園子裏，在葡萄棚的近旁，低頭盤轉。他偶然流盼阿貴，她那些蓬鬆的頭髮，一尊半橢圓的豐潤得毫不雕作的鵝蛋臉。活奕奕地躍上來，和他心中隱秘的動彈合拍着；使他搖頭得腳踵不穩。他克制了後，再流盼她，她約莫有二十三四歲了，他想，她那一雙露出的嫩嫩的臂膀，被印着小花的白洋布衫綑住的兩顆微微隆起的乳房；是活活的一種鄉土的美。當她一雙水樣的眼睛無邪地向他拂掃的時候，突有一股乳蜜的香氣，蕩漾在他的鼻際；他忍不住了，身體不自在地往葡萄棚上一靠，枯了的竹架就響出沙辣辣的一聲。

——少爺，什麼事嘛？阿貴站起來驚惶地問。

——沒有什麼，踏了一個空陷。法楨清醒了，臉上不好意思地紅映着。

——那個棚不好了，要教老司務來扎扎才好。阿貴一

璧把魚收拾起來，一壁對自己說。

——這些東西毀掉了算了，用不到再扎……法楨審視場下了的一部說。他似乎還沒有說完，阿貴就走進去了。

法楨繞到有亂石蔓草的一條小徑上，獨自欠伸了一回。他聽得草叢中有促織一類野蟲的叫聲，他頓然憶起幼小時候，阿姆曾經劈了些高粱梗，編成籠子，捕了那些野蟲關在籠子裏給他玩弄。這多麼值得貪戀的事啊！天氣和他的心情一樣的漸漸暗淡起來，他再不忍在這裏盤桓了。

晚間天氣還是異常悶熱，法楨晚餐後，洗了一個澡，神志覺得清爽了一點。在庭院裏和母舅老販房閒談了一晌，她們各自去睡了。法楨一個人坐在庭院裏，對天空的疏星，出神了一回，覺得這庭院。是密不通風的。他便端了杌子，移到後園的光場上，這裏有些稀薄的涼風。

法楨枯坐了許久，躲在遠處叢裏的野蟲的叫喊越發喧鬧了；使他生起撩亂朦朧的感覺。他站起來踱了幾個周轉，月亮嫻嫻地湧現起來；這使他提了提興會。他抬頭望着那些挑石子的星，挑燈草的星，都移動得遠一點了。

他想起幼小時候，抱在阿姆的懷裏，阿姆望着月亮指給他說：那是亮亮婆咯，又指着那些星說：那是什麼咯，那又是什麼咯。雖然似乎離開很遠的年代了，而這種景象在記憶裏展開起來，使他刻骨地傷痛。他不住的流淚，他把臉沒入在兩掌裏悶泣，他情願縮小年紀捲伏在阿姆的懷裏。病苦孤寐種種不如意的事一起映了起來，溶和在淚水中，許久許久才回復。

法楨揩乾眼淚，覺着時候已甚遲了，端了凳子匆匆走進去，經過後廂房阿貴的房間，他不自覺地停住了足步傾聽。門縫裏的一撮燈光閃在他的眼間，一陣頭暈，使他心兒直蕩；凳子從他的手裏嘭的一聲掉下去，他吃了一驚醒過來，把凳子安放到廳堂裏，癱癱地往樓上睡去。

法楨睡在牀上有些發熱，轉來側去總是不稱意；胸膛裏的跳躍一陣一陣地旺急了。離他一丈多遠的那盞暗淡的洋燈，發着紅光，慢慢地化大，化大，幾乎滿室通紅了。還在化大，化大，而每一個火焰裏映着一片鵝蛋臉，一個，兩個，三個，無數個；一批一批的鵝蛋臉湧上前來。法楨塞開帳子，坐在牀沿上，畏怖得身體像在發燒。而那些鵝蛋

臉越發靠近他了，他跳起來，拔開房門奔出去，一直奔下樓去。他猛烈地在暗黑中踢腳抓手，摸到後廂房，闖進阿貴的房間；他在急促的呼喘聲中倒了下去。

事情是第二天發現的，法槓歪斜地睡在阿貴的牀上，在不省人事地喘息着，緊着熱病。而阿貴不知甚麼時候出走的，在這住家裏沒有她的踪跡了。這事情引起滿族人們的驚奇，甚至轟傳到全鎮；變成了街頭巷裏談論揣測的一種好資料。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續完

短篇小說集

蜃樓

章克標著

實價六角

書已出版

創 作

徐 葆 炎

已經八天沒有看見過女人了。

自從離開了那車馬紛紜，人肉往還，電光輝耀，夜以繼晷的上海，來到這冷落得連一個銅子的香蕉糖也買不出來的太湖邊上的村中之後，今天已經是足足八天了。在這八天之中，沒有看見過一次女人。

這八天中第一二兩天倒沒有什麼，心裏只覺得這個鄉間真是幽靜，美麗，而且離太湖又只有一里路，在過厭

了那過於煩膩的上海灘上的生活的我就好像是吃了長久的大肉之後現在又來吃一些青菜一樣；心神倒爲之一清。可是後來不成了。太湖雖然是雄壯，雖然是偉大，但是吃了早飯太湖去，吃了中飯太湖去，吃了晚飯太湖去，昨天太湖去，今天又是太湖去，明天還是太湖去！而且這老實的太湖除了早晚因爲太陽與月亮給牠的一些不同的形狀之外，牠自己是沒有一點變化的。這真未免太單調了！是的，這真太單調了！

在一般沒有過過都市的生活的人倒沒有什麼，可是像我這樣住慣了都市的人一旦要離開了那熱鬧的場所，永遠在這樣冷靜的鄉間，真比年輕的女郎死了丈夫守寡還不容易。別的倒還可以支持，沒有香蕉糖吃也不要緊，只是沒有女人看，這件事情真是耍人的命了！有些人說只要飯吃得飽，吃得好，就夠了，看女人倒不在乎，又有些人說，寫寫文章，看看書，自然也能得到另外的意味，女人是無關宏旨的，這兩種人的前一種，我不想去批評他，我以爲就是一隻鳥，那也會笑他，笑他和一塊石頭一樣的沒有意義的生存着。至於後一種人我們最多也只能

給他一個『變態者』的尊號，我本人相信：凡是正正當當的人總應該膺服所謂女人是水，男人離開了女人便不能生活這句話。全世界的人是否人人如此，我自然不好妄加斷語，不過至少，我自己總是可以這樣說的。這個冷僻的鄉村所缺少的就是女人，所以我實在有點住不住的現象。不過我所說的離不開女人的意思倒並不是爲了性交，我對於性交倒並不怎麼熱烈——這或者也是變態吧！我倒只不過要看看而已。

今天是我到這裏的第八天。如果不再看女人，那我簡直要想捲了舖蓋跑回上海去了，啊，上海！上海是這麼好啊！你只要花牠十六個銅子，就可以從先施公司的門口乘一路電車，一直到北四川路虬江路，在這一段的行程中，你便可以在車中看所欲看的看牠一個醉飽！中年婦也有，小姑娘也有，中國的有，西洋的也有，日本的也有，一切世界上的女人都有。真好說是應有盡有了！你就不坐電車，你只要站在那些大的百貨公司的門口，或者馬路旁邊，你也能看到所要看的一切的女人。上海真好，上海真好，這個鄉間真苦極了！

我剛在這樣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同車的L君跑進了我的房裏來。『蘇州去不去？P先生：』他人還沒有全進來的時候就這樣問我。

『好吧！——什麼時候去呢？』

『要去今天下午就去。今天是禮拜六，下午沒有事情，明天又是禮拜，我們在那裏住一夜，一共不是有一天半好玩嗎？』

『好，就這樣說吧！』

『馬上叫廚房開飯去，吃了飯還可以趕上一點鐘的車。』

要是L君不提起，我已忘了，現在被他一提，我才想起：這裏離蘇州只有八十里，坐快車差不多五十分鐘就可以達到，距離得這樣近，又是這樣的好地方，而且更有適宜於我的，便是那地方又是一個女人的出產地——美人的出產地。在L君沒有提起之前，我竟沒有想起，這過去幾天的發悶。無聊，簡直可說是自己不好！

和L君胡亂地吃了一點午飯之後，馬上就動身走出，到了那比較的算是市場——然而也仍舊連香蕉糖也買不

出——的河埭口，我們叫了兩部黃包車，一直到了車站。這時還剛才十二點四十八分，火車還沒有到。我們買好了車票，站在車站裏面的月台上，一面吸着烟，一面在閒談。

嘿！這時我竟發現了絕世的美人了！

我們到蘇州去，不過是爲了要看一看女人，是的只想『看一看』就是夠了，並沒有別的願望。而且所謂女人也只是平常過意得去的女人而已。我並沒有存心想看美人，更沒有想到要看絕世的美人。沒有，沒有，這是絕對沒有的。可是如今蘇州還沒有去，連火車也還沒有上，在我的面前竟發現了絕世的美人了，這怎能不令我歡喜？這怎能不使我發狂似的歡喜呢？

在驚喜之餘，我連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竟由『看一看』而進到『戀一戀』的情境中去了。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平常。誰要是有了這樣絕世的美人而不動心的那簡直可以說是鐵打的心腸。從腳上說起：她有一雙不短不長的年糕似的腳，腳上穿的是肉色的絲襪，既不太高，又不太低的高跟嫩黃色的漆皮鞋。腳肚既不太肥，又不太細，立

在那裏恰巧像一對棍棒一樣，身上穿的是一件過膝七八分，淡黃色的外國綢的單旗袍，微風吹動她那旗袍的時候，在她的胸前很容易看得見那隱隱約約的乳峯。兩手是白白的。右手沒有什麼，左手上有一隻黑色的手表。旗袍並沒有做領，所以頸的全部完全可以看見。頸的上部便是面部了。呵，要面部才真是驚人的美呢。她那嘴唇，是又紅又小，約略起來，正好放進我的舌尖。再上去便是她的鼻子與眼睛。這鼻子與眼睛的地位再要分配得勻整也不能了。尤其可愛的是她的挺直的鼻梁，與眉毛的細長。兩頰是紅得金山蘋果一樣，然而又不像蘋果一樣圓胖，她的面部的結構是所謂鵝蛋形的。一頭的黑髮已經剪了，向後梳着，中間稍為分開了一點。我這樣從腳上說起，是這般的，如果是從頭部看起，然後到腳，那又另外有一種風態，總而言之，要拿她當時給我的印象說出來——說得放肆一點，太誇口一點了，這自然是太放肆太誇口了，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因為非如此就不能形容出我的形象的深刻來，她當時對我的印象是什麼呢？老實說就好像是 Dante 看見了他的 Beatrice 一樣：真的，真是一樣呢！

我一邊吸着烟，一邊眼睛轉也不一轉的將她看了個醉飽。L雖然常常叫着『P先生算了吧！好了吧！』可是我仍舊不去理他。就是有時回答他一二句話，也是連頭亦未曾轉過去的，這樣過了大約十多分鐘，火車到了。我一面呼着L君，一面緊跟着在她的後面，生怕她逃走了去似的。這一班火車也正是擠，擠得氣力小一點的人差不多上不去。我們買的是三等票，我不知道她買的是否也三等，但即是二等也不妨，只要跟着她就是，車票是上了車可以補的。後來我看她也往三等車的月台口擠，我知道她也是買了三等票，我們也就省了一番換票的手續。我們三個人——我說我們三個人就是指L君，我，還有她——大家手裏都是沒有東西，幸得是這一點便利，所以沒有多久L君便跟在我的後面，我跟在她的後面，一起上了車，不然那真更要煩麻了，上了車後，要找一處三個人可以同坐一起的座位又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實不但要三個人可以同坐的地方不容易找，就是要找一處兩個人可以同坐的也就夠困難，後上車的人差不多大家都站着，那裏能找一個座位？後來我看見在我左旁窗前有一點空隙地，那上

面有一隻手提箱放着。我一發見這個缺位的時候，心裏的快樂好像是哥倫布發見了新大陸，真是形容不出。如果將手提箱拿開，請手提箱的主人再向他的右面擠進去一點，那末這裏便有一個人可坐。我這樣想定了之後，馬上就問手提箱是誰的，知道時就馬上就照我心裏面所想好了的說話對他說，那人倒也並不怎樣不客氣，果然將箱子拿開，而且人也擠到右邊去了。這樣空了一個位子來時我真得感謝那位先生。我的感謝他並不是爲了我有了坐處了，聰明的朋友，我想我不說你們總也知道我的意思吧？我是藉將這個位子獻給她的時候可以有與她交換說話的機會了！

『僚坐噓！』

『不要客氣 Ladies First,』

『謝謝。』

『女士是到……到那裏？』

『蘇州。』

『到蘇州？』

『噯，到蘇州。』

『我也是到蘇州。這好極了，我們可以一同下車。』

『……………』

『女士是在蘇州念書？』

『是格，拉浪蘇州讀書。』

『在那個學校？』

『天賜莊。』

『天賜莊那個學校？』

『天賜莊有幾個學堂？』

『不知道。』

『天賜莊有幾個學堂也勿曉得？天賜莊就不過侬一隻女學堂呀！』

『你們那個學校叫什麼名字？』

『僚勿曉得也甯說伊哉。』

『說說又不要緊的。』

『僚府上啥地方？』

『我是杭州。』

『儂看僚剛剛也是從無錫上車來格。』

『你的意思是說我既然是杭州人，怎麼又在無錫，是

不是？」

『……………』

『我人是杭州人，不過我在無錫做事。』

『拉浪無錫啥場化做事體？』

『也是學校裏。』

『拉浪啥格學堂裏？阿是教書？』

『是教書，在一個大學校裏面。』

『教啥格書？』

『教小說作法。』

『小說作法？小說也可以拿到課堂裏教格？』

『爲什麼不可以？』

『佢學堂裏向格先生小說連看也勿許佢看。勿要說是教哉。』

『你們學校裏的先生都是有了年紀的老先生吧？』

『僚納亨曉得格？年紀倒真全是猛老格哉。』

『因爲有了年紀的人都是那樣的壞東西；凡是他自己要看的東西總是叫別人年輕的人，不要去看，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總是不許年輕的人再去做。』

『爲啥道理伊篤要做格事情勿許年輕格人去做?』

『要是他所做的事情年輕的人也去做的時候，那他還會不失敗嗎?就拿所謂男女社文公開比喻吧：如果他不想法禁止婦女在社會上去與人交際，那麼他討得着姨太太嗎?如果他不禁止男女同學，那麼他還有暗中偷女學生的機會嗎?哈哈!你再也不要相信老頭子了，他們都是爲他們自己做的文章。你們要拿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時間來打倒這般老頭子你們才有出路呢!』

『……………』

『我剛才那麼說的時候你也許不大歡喜，是不是?因爲我說到了男女本身的問題上來了，而你我又好像是代表了男女各方似的在這裏，其實是沒有什麼的，如果我們早就很識認的話，那麼這是沒有什麼的，是不是?但是我這個人向來就不知道什麼相熟不相熟，一見面就是這麼老老實實的說話了，剛才若是有什麼說錯的地方還要請你原諒哩!』

『格格倒嘛啥要緊，不過徐恰恰說格小說很可以看的話我還不大明白。我以爲小說也並不見得看仔一定有

啥格好。

『有什麼不好？不好還會有那麼多的人去看牠嗎？』

『歡喜看格東西阿是一定就是好格？』

『那自然啦！一個人要是歡喜做什麼就去做什麼，那纔是好的。』

『儂阿可以請問先生貴姓？』

『齊。』

『大號是……？』

『開慈。』

『齊先生近來阿……』

『喂，慢慢的，女士貴姓我還沒有知道哩！』

『……………』

『貴姓是……？』

『……………』

『你怎麼不肯說呢？』

『請僚先回答儂格說話。』

『你問什麼？』

『我恰恰要問齊先生近來阿有啥格作品。』

『我是不會做東西的，我沒有表現的能力。』

『勿要客氣，齊先生格作品儂已經看過交關哉。』

『你怎麼知道那些作品是我作的？』

『儂本來也勿曉得，恰恰聽仔僚格一番議論，覺得真像極哉——像儂看見過格一編戲劇。現在問仔僚格姓名，於是確定勿錯格哉。』

『那麼你看了之後的感想怎麼樣？』

『佩服極哉！』

『是真的嗎？』

『儂向來就勿說鬼話。』

『那末我剛才說的話你又爲什麼不贊成？』

『儂嚙啥勿贊成噲！』

『這就可見看小說是沒有什麼不好。』

『嚙啥勿好。』

『這也就可見一個人要做什麼就去做麼什總是好的了。』

『是格。』

『那末請老實說，你歡不歡喜看小說？』

『歡喜格。』

『看得多不多？』

『看得勿多，只揀幾個比較歡喜一點格看看。』

『這幾天看點什麼？』

『這幾天無不看啥，拉浪等係格新作品哩！』

『呵！』

『齊先生近來阿有新作品？』

『現在還沒有，但是等一忽就可以有？』

『「等一忽就可以有？」』

『是的。』

『啥格意思？』

『意思是說我有篇東西現在還沒有完篇但是等一忽就可以寫好了。』

『儂拉浪等齊先生格創作，』

『很好，那末你可以告訴我——你貴姓是……？』

『格格也勿必格噲。』

『這是應該的。』

『爲啥呢？』

『因為我已經告訴你我在創作了。』

這個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賣茶葉蛋的茶房。我本來就是站着的，站在她和還有一個與她對面坐着的我們不認識的搭客中間；給這個茶房一來，我連這一點立足的地方也沒有了。沒有法子，我只有稍為向後面退過去一些，在這個時候我才想起了L君，呵，L君呀！這老實的L君他不但沒有找到座位，他連我這樣一個站的地方也沒有找到，他被衆人擠到那個月台口去了。我用手去招呼他，但是他看不見。沒有法子，我只有讓他站在那裏。

那個茶房真可惡極了，我恨死了他。他佔據了我那個地位之後，一時竟不能走開。你也買，我也買，大家都在向他買那聞到了要頭痛的茶葉蛋。我真不懂他們這些人的心理，這種臭東西吃了有什麼味？有什麼意思？他們在那裏買那樣的東西，我可受了很不好影響；走不過還在其次，最可恨的是立在茶房後面的人因茶房的一擠，都站到茶房的前面去了。愈擠愈多，竟使我要回到原有的地方去也無從回起了。

這樣的站着，足有了上十分鐘以上，我既沒有機會可

以與她將未了的說話繼續下去，就連站的地方也比剛才的不舒服多了，後來火車到了望亭停下來了，我滿希望在我面前的客人可以下去些，可是車子停了三分鐘，不但沒有下去的人，而且反而從望亭站上來了許多人，這竟將我們擠得真是連水也流不通了。火車開的時候，茶房也慢慢地延過去，到車子的那一頭過去做生意去了，可是我那個原有的位子無論如何也再無法可以奪回，我只有呆呆地抬起了頭看窗外的青天。這時我若是一定要與她講話，那也沒有什麼不可。只要頭頸往過去一點，聲音放大一些就得了。可是有兩種原因使我不敢如此；第一是我的自尊心太重，以為如果我這樣不顧擠不擠，硬要伸過頭去，萬一被她看輕了，不來理我，那是多少的掃地？第二，我和她究竟是素無一面之謀的，雖然同車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我們的情形，但是我們這般隔了好幾個座位還要不停的談話，他們總免不了要注意，被他們注意之後，若是臉紅起來時，那是多麼的難堪？為此，所以沒有法子，只有抬起頭，向窗外看青天。

這樣看看青天，好容易又過了一刻鐘光景。火車到蘇。

州了。那般搭客好像是故意和我爲難似的；我們不下車，他們在車上擠，等現在我們要下車了，他們也就在這個時候爭先恐後的要下去。這時L君倒佔了便宜，他因爲是站在車的月台口，所以車一停，他馬上就可以下去。我看他下去了站在收票的門口待着我。可是我仍舊毫不慌忙的留在車，直到全車的人差不多走完了，才和她跟在後下去的人的後面慢慢地走下車來。我一與她走在一起的時候馬上就問她說：你究竟可以告訴我？你貴姓？她笑而未答。我一共問了五次，而且每次問的態度都是不同的，一次親近一次的，但是她總是笑而不答。最後走到收票的門口了，她仍舊帶着，幽幽地問我：

『儂夜裏向來齊先生阿好？齊先生住拉啥場化？』

我回過頭去與L君說好了之後，回答她說

『那最好沒有了，我們住在鐵路飯店。』

『好，準定夜裏向見未哉。』

說完了這句話，她就跳上了面前的黃包車走了。我目送她，一直等她車子轉了灣，看不見了，才回頭問L君：

『L君，我們那裏去？』

『那裏去？你不是對她說過，要她晚上到鐵路飯店去看你嗎？』

『那末我們就到鐵說飯店去好不好？』

『好！』

L君似乎有點生氣了，但是我也就沒有和他說什麼了。我把旅館的房間看定了之後，同到虎邱去玩。坐在馬車裏的時候我還是忘不了那位不知姓名的她。L君看出了我的心思？

『P先生，不要心不在焉了，你不是說到蘇州來看女人的嗎？怎麼現在倒被女人所困了？』

『沒有，沒有，那裏有這樣的事情。』

『沒有？還要說沒有？你自己沒有看見你自己的神情呢！』

『我的神情怎麼樣？』

『你的神情說，你在想她。』

『哈哈：你倒能看相的？』

『哈哈：……』

大家都笑起來了。這樣一路過去，雖然也曾看見許多的美女，但是總引不起我的注意。

到了虎邱也沒有覺得什麼好玩。虎邱，虎邱，這個久年的虎邱，原來是幾塊破石頭，幾堆爛泥！

虎邱出來後，回到留園。在留園裏我們玩得比較久一點。我們在那憑池的欄杆邊，泡了一壺茶，兩個人對喝起來。L君到底是沒有心事的，是專為游山玩水而來的人，所以到了一個地方，他都覺得興味勃勃。剛才我匆匆地要離開虎邱時，他也是不願意的，只是被我纏擾着，他沒有法子，只好出來。現在到了留園他看我坐下了，而且泡了茶了，覺得非常快樂。——這是從他的面上的表情，和他一坐下來就拿出他袋中的李太白詩集來讀的那種舉動上都可以看出來的。但是我却不得了，我愈看見他那興味勃勃，好似要想在那裏作久居之計的情狀，我心裏就愈加燥急起來。要說走吧，看他那樣的樣子實在也不好意思說出口，而且就是走也不知道走到那裏去好。說坐着不走吧，我又實在沒有那樣的耐性。我這樣的坐着，坐着，就好像是熱鍋裏的螞蟻。但是有什麼方法呢？我自己也覺得我

這樣的坐立不安是在自討苦吃，是自己太不知道太不知作樂。我不是嫌那個鄉村太寂寞，太偏僻，出來熱鬧熱鬧的嗎？我不是爲了那個鄉村沒有女人，出來看女人的嗎？怎麼現在到了這個地方心裏還要更加寂寞起來？眼前有了許多女人走過不看，反而要追想那可想而不可及的人去？像 L 君那樣不快樂嗎？像 L 君那樣不幸得多嗎？但是我還是做不成他，做不成他那樣的人，我還是要念着我那個不知名的，可想而不可及的，火車中的 Beatrice。

坐了一句多鐘，已經是下午五時二刻，我看 L 君似乎也有點坐不住了，我於是乘機立起來說：

『走吧，L 君，時候也不很早了。』

『好，走吧！』

『我們還到那裏玩嗎？』

『不必了，本來我們直接就可以上觀前街吃飯去，可是你那位美人又約好了說是晚上要去找你的，我們只有先回旅館去一趟，免得你吊心掛肝。』

這樣說過之後我們就坐上了車子向西往關門馬路那面走去。坐在車上我私在自想；L 君這個人也實在是太好

了，他真是能禮諒人。我深深地感謝他。

到了旅館時，一走進門，賬房裏就有人對我說剛才有一個從天賜莊送來一封信給我。我問他天賜莊那家人家送來的，是不是學校裏送來的，他說他也到問過那送信的人，可是送信的人沒有說。我又問他那送信的人有多大年紀。是男是女。他說是男的，看樣子已經有五十上下，大約是一個僕役，問清楚了之後，我和L君馬上就跑到樓上，我們自己的房中，那封信的信面上是寫着：『送閩門外鐵路飯店探交齊開慈先生啓，名內具。』將得很結實，但是捏上去覺得並不厚，最多亦不過薄薄的一張信紙。啊，拆開一看才使我驚異，才使我失望呢？

『開慈先生；

我稱你什麼好呢？沒有什麼適當的稱呼，就稱先生吧！開慈先生，你不是想做你那『惜春賦』中的願以享嗎？是的。我讀了你那個作品，今天又看見你的人，聽了你的話——這自然使我覺得十分榮幸的——我知道你是在想做願以享。先生的作品我佩服，先生的人生我也羨慕，只是，先生，你要我

做你的柳春先我却不能。你要問我爲什麼不能嗎？
是的。這我却不能。原因是爲了我已經有未婚夫了！
先生，我是一個沒有勇敢的人，所以今天晚上我也不能上你那裏去了。

我在這裏等着你的創作，我們再見吧。我想我們總還有機會可以再見的。至少，在你的文章上我們還可以再見。

祝你筆健！身健！

不是你的柳春先。即日！

L 君看完了信在微笑。

『L 君，她不來了！』

『她在等着你的創作。』

『……………』

一九二八，十，二十日

詩 與 女 人

洵 美

「我不求我的詩傳誦萬戶，我祇希望能有一個下雪的聖誕節晚上，唱完了讚美詩，含著眼淚從禮拜堂中出來，却聽得一個十三五歲的丐女在低吟著我的詩中的一句。」說這話的好像是法蘭西的一個詩人。

本來，詩是給女人讀的，也許有人要反對這句話，那麼我可以十分決斷地說，他一定是個男子。

詩是文學中最可憐的東西，詩人是動物中最可憐的東西，女人是軟心腸的。

第一次我得到這種感想，是在巴黎一個朋友家裏，吃完了點心，有人提議說要找些有趣的玩意，便想到了拈圖；把一張信箋裁成了許多小方塊，每個小方塊裏寫一種動作，各人須依了他拿到的小方塊裏寫著的動作做去。L拿到的是裝狗，于是他爬在地上一壁汪汪地學著狗叫，而一壁却向著四處衣裙底下亂竄，引起許多笑聲。W拿到的是扮鬼臉，他也祇得依了做，他平時是以面貌端莊得名的。我拿到的是背詩一首，恰好在一日前自己做了首英文詩很得意，于是想獻寶的機會到了；捧了心，眼看了前面，從第一個字認到最後一個字。每人都拍了幾聲掌。正想把心底裏的笑安置在臉上，忽然來了一種顫抖的聲音，說什麼我沒有聽明白，但是說的人我却看得很清楚。分散的時候對我說了住址，又說每天晚上總在家，她是個女人！

「花一般的罪惡」出版後，挨了許多男子的罵，說我不道德，說我頹廢，——誰知道我一早七點鐘便起身，不抽鴉片，不嫖妓！我祇有埋怨自己，做出來的詩一個人也看不懂。但最近却收到封信，裏面有幾句說：我已看懂了

你的詩，她們都是妖顏濃粧的女人，不要以為她們是在誘惑什麼青年子弟吓，她們一個個無非是為悅己者容的好老婆！——寫這封信的也是個女人。

詩是活的東西，女人比男子更活；所以佛男的多，妖怪女的多。

假使把詩與女人說得更相近些，那麼，每一個女人是一首 Lyric，每一個有女人的家庭是一部 Epic。

女人便是詩。

我寫成了一首詩，總去拖了女人唸給她聽；等她對我笑了一笑，我的詩便是詩了。

女人比男子更與詩相近，恐怕是因為女人的性格是喜在自己身上找她自己的安慰，而男子則總想在別人身上找他自己的安慰。

自身的完美，便是詩與女人的最大的目的。

女人自己不能做詩；雖然古希臘的 Sappho 英吉利的 Christina Rossetti 與我們的李清照是例外。

詩是要男子做出來的，因為女人也是男子做出來的。

女人能引起詩興，更是無可諱言的事，Catulus 的

Leslia; Dante 的 Beatrice; Rossetti 的 Sidali; Keats
的 Fanny; shelly 的 Mary; Wordsworth 的 Kate; 我
的佩玉……。

三十六門

浩 文

捉賭那一天我不在，聽說他們每人都罰了五百塊錢。說不出心上是怎樣的感觸，一句話，自己究竟有福氣。

當然，「捉賭」這一個名詞，在首都有了個劉市長，耳朵裏已鬧得狠熟；但自從有了三十六門以後的本地，捉賭還是第一次。先前有人說三十六門是當官賭的，究竟不確。但偏會有人說這次的捉賭竟是開賭的人自己捉的。反正全不干我的事。

不去總是僥倖。也巧。前一個晚上和人賭東道；我說

明天天好，明天果然天好。他請我看了電影。輸得究竟有些不服氣，硬要看了電影去他家打麻雀。賭，總聽得進。打麻雀我可怕一件事，怕的是搭子賭品不好。你別笑賭還有品。這所謂盜亦有道。見過場面的祇一瞟，就知道誰是受過訓練來的。臉上的表情；手上的動作；不管輸贏，口裏的談吐得留神，贏了別得意忘形，輸了別怨天尤人，惹得人家難受，你自己亦窘。我的上家狠好，下家雖然亦不差，可是心太急。我還沒打牌，他早把底下一張抓在手裏了。笑他抓脚底也沒用，他簡直管不了自己。他說我們不知道抓底牌的妙處。上海不有個小調十八摸，把個女人的周身給摸過來，摸到一樣唱一樣，聽了心醉，老年人簡直不敢聽。抓底牌比摸女人的周身更妙。一壁有的一壁差不多都有；曲，直。凹，凸，就差牌面是硬的冷的，女人的肉是軟的溫的，軟的溫的早妙透了，試想摸不到軟的溫的時的情形，不更耐人尋味！是乾燒了和尚的味。多鮮艷的五條！貼到白皮……噫！

有人說中國最得利的外交官是麻雀，原來還是離不了這調兒。

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去年想爲他做篇傳，參攷了許多書，有說起原在唐朝。推廣的功勞天津人和寧波人你搶我奪，反正是海船上人做出來的好事。最準確說是應當寫作「麻將」，取名沒什麼用意，不過是打牌的聲音。算了，以屏什麼搶起適之的生意來！打牌，打牌……。

——早就打了五同你自己不看見。是第四個了，有四六司快拿出來吃，別放過了金鷄。

——什麼？又和倒了！這莊簡直由你一個人給霸住了。好，兩塊錢下莊，看你不下來。

——別慌，我總不會贏你們的錢，我就有這一些上場風，待忽，看我一塊塊輸還你們。

——他一定聽的萬子，留神，四七萬狠生，

——專扣人家的牌……。

——我來打給你和。

——倒讓他和了，好，下莊了。

就這樣的打了十二圈。結果我還是贏。贏了錢回家，上牀就睡著了，明天就有人報信說昨晚上捉了賭。

賭場就此一家家關了，這是幾個月以前的事。

說這裏過去不遠的那家又開了，不到五個月，開賭的已掙了三十多萬。是誰輸的？別開口，問這話就不懂事。你且把你的左手伸出，把手指豎起來，好，打第一個手指數起，一壁數一壁唸下面那幾句口訣：

「是賭總是輸，輸來輸去輸的我。」

數到那個手指就把那個手指除掉了，再數，總數，看最後是那一個手指——是頭家！

再去試試我上次那個科學的方法還有用沒有。

這個開賭的心更狠了。又多了個雙圈。我的科學的方法完全推翻！本來我那個方法還不全，喜歡打中黑的又有另外的陣勢，好在自己可以依了我的法子去算。

賭客還是些熟人：那虧空了銀行裏的錢行長不敢查他的大塊頭會計主任；那丈夫是個天闖自己不是個處女的凌太太；那戴眼鏡抽水煙袋的方額角安徽婆；還有……

久別重逢，更覺得這裏和暖，雖然外面已是十一月的中旬。

「好久不見了，以屏。」就祇這姓吳的照呼我。去年在那個賭場裏我最喜歡跟他親近。他大概是個闊人家的

女婿，同時亦就是爲了他娶了那闊人家的女兒讓他自己變了個窮人。他說話的時候口總是吃的。他下注的時候手亦會抖。我沒問他什麼病。

「今年發了財？」換籌碼以前。照例得和熟人敷衍幾句。

「你不見嗎，那頭坐的小白臉，戴玳瑁眼鏡的？他才發了財呢。他總不用大本錢：一來就是三下子：六塊中紅，四塊丁，總讓他丁著。不已有了一百七十多？再潑上兩潑還了得！他一來總得帶八百九百回去。始終沒見到他輸過。坐在他邊上的是他夫人，都漂亮的少奶奶。聽說還能串戲做文章。正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要不爲了忍住口吐沫他還想說下去。

不聽新聞了，看我自己出手。我不想贏得多，五百就夠我胃口。一天贏五百，一個月就是一萬五，大總統都可以不必做了。賭錢人全這樣想，明知是決不會有的事，我亦免不了時常這樣逗引自己；過過發財癮。

財神在身邊，小球就跟著你走，打到那裏是那裏：我打十四他來十四我打三十他來三十。今天不贏，更待何

時，戲腔都哼出來了。女招待送上香煙，茄力克。先生，你是不是要橘子水？真是財來運來馬屁來。誰不愛戴高帽！年輕人賭錢，一半賭錢一半賭氣。給人家看見你贏錢，多光輝！妬忌，羨慕，懊悔，自怨，同情……四周圍的感想，好像是我一個人創造出來。人家的眼睛非但跟隨了我的籌碼動靜，還注意著我的臉，那可有些不好意思，——所謂不好意思，就是得意。

「可以結了。」耳朵裏又起了這一種的聲音。吃賠的對著我哭；望青的用了懷疑的神氣看我的手；女招待站在我椅子背後；橘子水在我的口邊；香煙，洋火，籌碼，濕手帕……前面滿了。

究竟是老賭，贏了就結，吃賠的那裏給了些香煙錢，女招待那裏給了些紅錢，正正的贏了二千三。超過了預算！到現在要問我那天什麼樣打，那一下贏，我還能背得清清楚楚。

贏定了不再輸出去，究竟缺少 Sensation，好在我不是寫小說，用不到添上個周折。這不是玩的。

Sensation 來了！門口走進來個綠旗袍的女人。是誰？

是誰？姓吳的回說不知道。像是翡翠雕的，不，像棵芭蕉，我們不過是芭蕉底下的泥土石子。誰都看呆了。她不動，簡直不動，眼睛都好像不眨。氣都不透，像是個石像，移步到一個空位置前，就坐下了。還是不對我們看，更像是不覺得我們在看她。在手提包裏掏出了一疊一百塊錢一張的票子，數了五張對吃賠的，換了四疊十塊錢的籌碼，一疊一塊錢的籌碼，站起來了一半，把身子挨近些桌子，就這樣不加思索的打了。我希望她贏，又希望她輸；我要看她笑，看她哭，看她發氣，看她哀求。看她自殺，看她把衣服脫光了發痴……。

「你自己別發痴吧！」

贏的錢在袋裏，贏了錢的笑在臉上，再望一望那綠旗袍的女人她籌碼快完了。

走出門跨上自己的車子，東天已有太陽的消息，想到 Schnitzler 那本「破曉，」一個寒噤。

世界月刊

- (一)性質 以學術為立場研究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問題——一種純正的定期刊物
- (二)發行者 世界學會世界月刊社（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一百三十號）
- (三)出版期 每月一冊按期出版現已出至三卷二期
- (四)特點 材料充實持論公正不受政治影響有永久性質
- (五)價目 訂全年 國內 二元五角 國外 三元五角（郵費在內）

◀最近世界月刊要目▶

1. 戰後美國的經濟
2. 將來的婚姻或許如此
3. 婦女解放
4. 中國糧食問題
5. 中國農村經濟的統計
6. 最近印度的民族運動
7. 中國工業問題
8. 古代中西文化之交換
9. 民族與中國民族革命
10. 高爾基近訊
11. 世界近事
12. 近東國際石油爭戰
13. 日本對華陰謀之揭露

身 邊 雜 事

章 克 標

住 居

住在江灣已經一年多了。這一年多的時間之內，也不會感到什麼大變化，可是和以前總有些不同，總覺得是兩樣了。從前雖則並不住在江灣，而是時常到的，所以也和住着差不多，有同樣的熟悉。但是這種差異，是該早早就感到的，爲什麼到了近來纔痛切地感知呢？這也有道理。這個道理只能慢慢地講的，要說得快了，又會變得不成道理。

江灣，是住在立達學園的近傍，前窗望出去，即是學校的運動場。時常有球飛進來打破我們窗上的玻璃，這並不是對於學生的運動有一點不快，却是要表示地點與學校的接近。因此附近住居的人，大都和學校有着或有過關係，我也是其中的一人，現在也還偶爾到學校去走走，雖則認識的學生，先生，校役是已經很少了。

以前這地方是農人的菜田，因為先造起了立達學園的房子，再因為學生發達起來，預備擴張的，即了有人造了二排的衙堂房子，是要租給學校裏的，於是學校裏就承租了一半。這些房屋，學校再轉租給教師們及有關係的人居住，便是我住的一宅也在其內。因為起造的時是由學校租定了，所以雖則是和上海同樣的衙堂房子，却有一點小小的不同，即是前樓的上下的兩壁，多開着兩扇門。如果這些門全開了，從第一宅一直可以通到最後一宅，

那么，我所記得的，所熟悉的以前，這些門的確是全開的。現在却都關起來了，門仍舊作為壁用。門作為壁，還有人以為不大可靠的，於是門閉上的地方，又擺了衣

櫥，擺書櫥。這樣一宅一宅分隔得一無遺憾了。

本來有的是門，關上了仍還是門，倒也還可以忍耐。在後面的露台，却有更好的辦法。元來是一統河山，很長的像火車站上的越台，夏天晚上的乘風涼，秋夜的看月亮，是大家常常聚在一起的。只要後面的門一開，都走入了公共的遊步場了。所以這露台起初並不作曬台用，而作共通的客廳。

後來，用竹片打的短籬出來了於是交通生了阻隔，不過還是可以望見的；現在却有許多用板塹隔起來了，真個分得很清清楚楚了。在這露台上，我很感到了今昔的不同，所以近來總不敢走到上面去了，爲怕看見兩旁的板塹，我因爲沒有錢不會做板壁，但是別人做了，自己也就不用做，這倒是便宜的。

所謂兩樣原只是這一點。所以覺得，或許因爲心如，曙先等人都到了外國去，談話的人少了，更加感得孤寂的緣故吧。是不是因此，我自己也不明白。大概學校裏的楊柳總知道，當學校初建時，庭中還沒有楊柳，而今已經比屋椽都高了的楊柳，也遮掩了以前的一目了然的學校

內部，這些楊柳，總該知道。

衣 着

入了中學校之後，因為當時學校的當局很有一點主張，勵行制服，所以只穿短衣，長衫之類一件也未曾做過。中學讀完之後，即到日本，也專着學生裝，長衫馬褂之類，是用不到的。每逢放假期中，夏天可用短衫，冬天也不換長衣，只拖了敗兵一般的呢大衣。從日本回來的一年，因為制服已經破舊碎污了，所以做了西裝，而且又做學校教師，因此就都做了西裝，中國式的長衫馬褂還是不上身的。

馬褂也做過，却未上過身，長衫的上身，也還是不久的事情，這就不能不感謝已經成功，也有人說總尚未成功的國民革命。因為大兵一過，我的西裝沒有了，被帶走了，於是只得再做衣服，爲了可以暫時少拿出錢，及裁縫便利之故，我穿長衫了。初上身是有一點異樣，相別了十多年再會的長衫，也覺得我這個人的身體不配穿吧。

長衫舒服，的確長衫舒服些，可是要做一些事。總是牽手絆腳的不方便。吃飯時，不帶翻菜碗，就是袖口掉入

湯裏，走路時絆住脚，上落樓時踏牢了襟釵絆倒。於是西裝又得做，又做了西裝，做事情時，總着西裝方便些，晏居休憩時，穿長衫却合適。

但是這就可以看出了一種二重生活。穿衣。又中又要西。別的又何獨不然。本來，我是好好地學來教書的人，現在却教書不成，提筆來寫文章，文章也寫不好，也寫不出什麼來，又想做生意，而且學的是算學，却又做小說，真是二重。并且不但做小說，還要弄翻譯，還要弄論文，真矛盾，和穿中服同時穿西服一樣矛盾。的確我有時像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般地西服在內中服在外，也有顛倒一下的中服在內西服在外的。不過這生活的矛盾，生活的二重在我已經慣了，所以真非兼有中西服不行了。

回家去，回到內地鄉下去，西服大可不穿。以前沒有穿中服時，也曾穿了回去。不但合村的人嘩然，連自己家裏的狗，也狂吠不休，過了好幾天，才敢走近身來，再過了若干時日，才敢搖頭擺尾；鄰家的狗，却是始終不妥協的。現在回去總是穿中裝，就沒有什麼特別可以說述，也不會惹人注意了。

在上海走路，穿西服却有許多便利，第一不會絆交，那車馬紛紜的馬路中，若使帶住了衣角而跌一交，也許冤枉送命的。這且不管，穿西服之利，小則黃包車夫不敢敲竹槓，大則剝豬糞的不當你主顧，却是很大的便宜。以外如同走路，玩公園，以及無論什麼事，總占先。因為上海是崇拜洋人的地方，你穿了洋裝，總帶幾分洋氣，別人那能不見你起敬呢？但是我的穿西裝，却並不是爲了這一着。

那是由於生活的必要所逼迫。我再說得理由充分，言辭漂亮些，便可以是歐風東漸以來，外國勢力逐步侵入，也到了我們的生活上。但是我們中國人並沒有消化牠的力量，所以這與中國的舊來文化，仍是格格不入，不能融合而產生出新文化，因而演成這二重生活，在衣着上就是中西服的並用，再說下去不得了，要成爲堂堂的大文了，打住吧。

飲 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喫，的確是少不了的，我現在自做着飯，自

已做着菜。這並非不學而能，說起來又有一段刻苦的歷史。在日本讀書時，曾經合了朋友自己租房子住過。本來應該可以雇人的，日本人的女傭當時却僱不到，一則因為都是外國人的孤身青年男子，再則也出不起像樣子的價錢。於是只好自己動手，大家輪流來做菜做飯。燒了幾次焦飯生飯和奇怪的菜肴之後，也漸漸弄會了，什麼事都是經驗。

這可便利了不少，自己能動手，不必請教別人，老婆要回去，不怕什麼，飯我會做，菜我會做。而且有時只覺自己做菜才好吃，別人做的總不入味。包飯，完全不能吃了，總像很不乾淨，自己不看見的，便不能放心，一切要親自來動手，喫時更加津津有味。對！勞力就是滋味。

我約略說述一點訣竅，你便知我所說的不是假話。做飯水火都要顧到，水少了飯硬，飯成了熟米，要爆斷牙跟；水多了飯成了稀飯，即使不是稀薄到同粥一樣一場糊塗也不行。火更加要注意，不到巴，不熟，那才是味道。菜肴更複雜，第一是刀法，什麼菜，應當怎樣切，都有一定的規則，是很費了研究而決定的。材料的配合，也很不容

易，也有很大的道理在內，要由經驗去體會出來的。調味自然可以成一種專門的學問，火候却非有充分的經驗不能調節好的。什麼時要旺；什麼時候要緩，要文火，要武火，全是一定的步驟，否則菜肴便不入味，無論你材料怎樣好。夠了，我不講烹飪學。

便利真是便利，我要吃什麼，就可出做什麼，一點也不麻煩。可是麻煩的事情有。家裏僱的女用人，因為自己動手，她便不管了。第一次開了例，每次都得照辦。沒有什麼事情倒也不妨。做做菜肴原是很好的消遣。而且從廚房邊，你可以學得幾千幾百樣的聰敏 James Watt 不過看了掀動壺蓋的蒸汽力，就發明了蒸氣機關，倘使你肯多留心一下。廚房裏還有不少的寶藏在。可惜我自己也不大肯留心，到現在還沒有新發明。

不樂意的事情來了，別人正在默坐冥想，正在構造出一部傑作的骨子，或在走筆橫書，却是到了做菜的時候，女用人的一聲號令：先生，做菜了！’把一切都打壞了，詩情打做了瓦片，傑作打倒了天外，一切都喪失了，除了喫，

做菜總是要做的，因為吃總得要吃，人倘使能夠不

吃，那麼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喫而自己能做，總算是一種便利，但便利了也有如上的麻煩，這就叫做天下事有利必有弊的吧。

走 動

江灣的交通機關，現在是很多了。其實也不能說多，不過便利却是的確的。自從有了公共汽車在寶山路，江灣路，體育會路，車站路一帶往來之後，走動是很方便，不必等待每隔一點半鐘的火車了，要到上海。本來，若性急不能等火車，便得坐人力車，都是很耗費時間，而且價也比較昂貴。公共汽車一通，人力車夫的生活，總受一點打擊的。

可是公共汽車也有不能安心的地方，第一就是盜劫。這我雖未親身遭到過，可是朋友中碰到這事變的却有。有一位夏先生，在某學校當先生，並且帶管一點事務，而且是關於經濟方面。這一天他從上海回來，是從銀行裏提一支疑項回來，所以是身懷鉅金，時間的確不早了，若沒有這公共汽車，一定得坐九點上海開的火車，有了公共汽車真方便，他不必等到九點就可以回來。正是他趁的那一輛

汽車，在合昌煉油廠那個站頭被強盜攔住了去路。結果一個查票員被槍殺，許多乘客都遭了劫。還好，夏先生身畔的鉅款不會被盜，這一點真是天幸。他把衣袋中的錢袋授給了盜黨，而鉅款則移置在身畔，錢袋中也有十七八元，却因此攔斷了匪人的眼目，還贊他漂亮哩。可是這遭劫的味道總不見得好，因此夜晚坐車子總是不放心。但是比這盜劫更有不快活的事，自從有了盜警以後，便有亡羊補牢的辦法，有保衛團和警察來車上檢查，檢查槍械，當然不會有什結果。不過在乘車的要受這虛擾總不開心；所以那時晚上我總不坐公共汽車。現在是沒有這些事了，而且江灣住着兵，是很安全的地方。

公共汽車未通行之前，有一種野雞汽車，往來於上海江灣之間，大概有了五六個人，每人出兩毛小洋，車子便開了。當初是生意很發達的，在寶山路口及天通庵車站地方，總有七八輛車子守着客人，每個人走過，都要問‘江灣去否？’現在是消沈了，但也未曾絕跡，每逢公共汽車客滿時，也還有生意，不過不能如前一樣昂貴，也把價目眨到與公共汽車相近，才兜得到客人。這一種車子，當然是破

舊的東西，每有到了半途拋錨的危險，所以不大爽快，比之公共汽車，速率却要快些，因後者斤兩重而停頓多。

火車因為被公共汽車一來，搶去了不少生意，所以有通小火車加開班數的計劃，據說車輛已經設備好了，不日即可通車。那麼江灣的交通益加便利了。便利之後，到上海的回數多，我近來差不多每天要到上海，像有了癮似的，不到雜沓的馬路上看看熱鬧，簡直有說不出的難過。這樣走動益發忙碌了，真個像走狗一般地走。

但是，走得很勤也也沒有什麼用，走不出什麼好結果來，什麼都不成，即是在馬路上看野景也不成，看慣了，或覺麻痺了，什麼都感不到。不過，走還是照樣走，為人做人：總是那麼樣一回事，這就是無事忙，天下只有無事的人最忙，因為所有的事，他都得管。有了一定的事，他專一了，即使忙也平常。所以我的不為什麼而走動奔波，值得在此地一記了。

(I. 13 19)

仇 之 戀

瑞士克拉著

周學普譯

實洋四角

本書原名村莊上的羅美渥和優麗亞，也和莎士比亞一般是描寫仇人的子女相愛；而其情景寫法各自不同。譯者說：這篇小說情意熱烈而風趣清淡，寫現實的醜惡而含牧歌的悲調，這實在是現今文壇所需要著的模範的作風的傑作。

七 個 絞 死 的 人

安特列夫著

夏萊蒂譯

實洋四角半

講到俄羅斯的文壇，我們決不能把安特列夫忽略了，我們也決不會把安特列夫忽略的。本書尤是他最大的傑作，以他對於死之觀察，及許多人將死的人的對於死之趨近之心理與感覺，完全以深刻的筆法描寫出來，是「活人」所不能不讀的！

介紹批評與討論

我的幼年

郭沫若著

讀了前言與後話，知道所以要寫這本書是爲了「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一個人；」所以要發表這本書是爲了「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道聽途說，郭先生的兩件希望都滿足了，正所謂名利雙收。這是笑話，不講。

正式地寫自傳，又是這般體材的自傳，在新文學運動

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雖然像郁達夫等一類的小說也差不多都是他們自己的瑣事，即本書的作者在他的「橄欖」中也曾片段地寫過不少，本來，像人生這一件多角度多方式的東西，若非親身經過，斷難得其真相，明明是甲害了乙，而內中竟會是甲反受了乙的虧，明明是男的強姦女的，而其實都是女的誘引男的，惡人竟許是好人，好人竟許是惡人。做小說的要的，全在捉住人生。但是人生並非是一個純粹的正個，牠是許多分子配合成的，晴雨寒暑東西南北……都足以造成各種不同的人生，你的決不是我的，我的決不是你的；因此每個人自己經過的人生。方是他所能指為真正的人生。要捉住人生，除了自己的那個怕還有旁的不成！

所以有人說，寫小說要寫自己的事情。那麼，自傳不更來得率真麼？

自傳也有種種的寫法。Stefan Zweig 在「三個典型的自傳作家」的序中曾把加薩拿伐，司當達爾，托爾斯泰分成三個等級的作品，加薩拿伐是最初級，在裏面他不過和善他記述經過的事情，並不想注意到他自己內在的

動作。司當達爾便更高一些，是心理的自傳了，是心的跳動的記述，他注意到他神經的動作，他要尋出他所以做一件事情及所以不做一件事情的原因，他兩隻眼睛一隻看著外面，一隻看著裏面，他非特觀察，而且感覺，他使主觀與客觀的機能同時運用。托你斯泰是達到了最高點了，心神的運化使他在記載事實描寫心理外又加上一種新的分子，真理的透視；自身的研究進而為自身的拷問，自身的裁判，他要估定一切的價值。

分類是否適當，是本文以外的事情，我們可不必管。但看了上面，我們可以知道郭先生的自傳對於第三種是失敗了，因為作者對於一切的估定，仍不過是自我的表現，作者在本書裏面，極力要想寫出一個時代，這種苦心是狠可以看出來的，但是作者有時過火了些，便是說，一時被情感克服了，他所給示我們的時代竟是個作者口中的時代。他講四川忘記了全中國，他講全中國又忘記了四川。這是因為當時的作者年紀還小，腦力不夠他作偉大的分析與估定，對於一切自與洞悉了全中國情形的長成了的作者不同，雖然作者曾極力使他們溶化，但是兩種不

同時代不同年齡的觀察總難免有疎漏的地方。譬如說，當時他的長者的身心起的變化他便少有注意到。從第十七頁起至二百六十六頁止的郭沫若已不是一個郭沫若，而他的父母長者似乎連覺都沒有睡。

對於第二種作者也失敗了。其最大原因便是作者對於自己沒有認清。且看十七頁上：

我是生在陰歷九月尾上，日期二十一還是二十七，我現在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我是午時生的。

聽說我生的時候是腳先下地。這大約是我的一生成爲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說我生在世間上來第一步便把路走錯了。

這說對於他自己懷疑，不如說對於他自己有一種不徹底的自信。說出——

大約因爲我一人的關係，恐怕又已經赤化了九族罷？(第二十頁)

嚇嚇，我的血公然還是紅的！(第一六四頁)都是同一種原因，又他自以爲他的「凡事都想出人頭地 萬事都想不輸給別人」是父母堅強意志的遺傳，(參讀第三十八頁

及四十二頁)但實際却是「少爺脾氣」的顯露。這都可以證明他對於自己的不了解。

因此他對於自己動作的心理的分析便不能使我們滿意了。

但是作者敘事的才能是不容磨滅的。他能使我們從第一張起一直看到末一張止而不感到厭煩，這便是他的成功。作者的生活的確有與常人不同的地方，他母親的免難，他父親的發財，和他自己的上學，都能使我們跟著預知這一個郭沫若的走向文學上去。

作者自己最得意，也便是我最愛讀的一段是在第一二三頁起至第一二六頁止的那段考第一名的節述。在這裏面作者誇揚他的才學，他的美貌，他的性格的溫柔，隱隱地自比在學校中受欺的雪萊，(見 A. Maurois 的雪萊傳)的確使我們會發出「我見猶憐」的念頭，作者是成功了，

假使本書裏有一張能永久生存的寫照，那麼，便是作者的母親，一位賢慧的太太。她有超時代的思想，她有迎時代的教育，她不教兒子唱：

排排坐，
吃果果，
爹爹轉來割耳朵；
秤秤看，
二斤半；
燒燒看，
三大碗。——
爹一碗，
娘一碗，
多一碗，
門角落裏齋羅漢。

而教兒子唸「一首對於兒童的好勝心真是一服絕好的興奮劑」的詩句：

翩翩少年郎，
騎馬上學堂；
先生嫌我小，
肚內有文章。

使他極早便發生了對於讀書的好奇心。她還有種種

的好處，讀者自己看吧。

這本自傳可以說是作者「撒攪」以後第一篇好作品。本書所有的優點與缺點，作者自己曾給我們一種暗示，茲抄錄在下面，讀者可以自己去會悟。

關於讀詩有點奇怪的現象上，比較易懂的千家詩給予我的銘感很淺，反而是比較高古的唐詩很給了我莫大的興會。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韓退之的詩我不喜歡。文我也不喜歡，說到他的思想我更覺得淺薄；這或者是後來的感情也說不定。(H.Y.)

附誌：本文脫稿好久，在樂羣月刊第十二期第一五五頁上讀到下面幾句話——

郭沫若出了「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兩本自傳式的作品，便已有多人揎揎袖子，想攻擊，已登出題目預告的如「金屋」和「摩洛」兩月刊，「金屋」的「評郭沫若的自傳」尚不能必 H.Y. 君一定是攻擊……

不說我的文章是不是攻擊，總覺得牠的態度不好，雖然所謂無產文學家或者可以沒有態度。我對於真誠的學

者是崇敬的，郭先生的作品，我也一向心愛，本文也便是恭誦以後做的，決不是爲了牠銷路好而眼紅，揜揜袖子想攻擊。樂羣月刊主筆讀了本文，大概總會問問良心而自悔失言吧。

又我讀樂羣月刊十二期第一四七頁上的那篇文章雖然叫做「忠誠的批判」而實際上大有「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氣味。希望這般批評家都能一讀蔣光慈先生在他的「異邦與故國」第一三三頁上所說到馬查的「文學與西方的無產階級」的一段文字：「馬查指明出辛克萊的意識上的缺點，但他說，辛克萊究竟與我們很接近的作家，他的文學上的功績實不可掩沒。」我抄錄這一段並不是爲了第一句什麼「意識上的缺點」而是要他們注意第三句「文學上的功績實不可掩沒，」我是主張「好作品無論如何總是好的」的，我說這幾句話，千萬不要以爲我是在爲「現代小說」辯護，我不過是爲「批評的態度」講幾句話。至于「現代小說」該期的文章是否「好作品，」那還得待我去讀了再說。

金屋郵箱

徵文投稿諸君公鑒，

本刊徵文，現已揭曉，入選諸君獎金亦已寄出，未入選諸君原稿亦經退還，并附贈本刊本期一冊，請賜收閱爲盼。如有原稿未收到者請從速函知，俾便查詢，因時日一久，調查究更困難也。就是這幾句話，并祝諸君努力。再留心等本刊的第二次徵稿，且看是誰家之天下。諸君養精蓄銳，奮勇以待吧。

※ ※ ※

若渠兄：

來稿已經收到，謝謝。你現在已經擺脫一切的羈絆，我很替你慶幸，說以後能專力於創作，那是非凡歡欣的。

實在我們中國的文界，太缺少人了。太少努力精進的人了。每一個作家，只要有一點小成，便爾洋洋自得，以爲天下乃公一人而已，便由此而一步不得進展了。真可憐！試看現在所謂老大作家看，那一個不是暮氣沈沈地在醉生夢死之中。但是我們却該奮起了。我早就講過的，當獅吼社之結集，當第一次獅吼半月刊的發刊時，我們雖則很受了白眼，但是我們要復仇。現在時候到了。我們的黃金時代將要展開，我們可以雄飛了，努力吧！

黃金時代來！我們的。我相信我們是有未來的，我們決不會過去。請信我。我們只要努力寫出一點東西來。我真想寫，我有許多東西想寫，雖則我因爲俗冗很多而還未曾得一點可以安心寫作的暇刻。現在我真是羨慕你了。你真有充分自由的時間。想起來是多麼有趣，你有火鉢，坐在溫暖和軟的蒲團上，你的機上一定展着稿紙，我真羨慕這一種生活，我對於日本還不十分討厭，有機會，我真還想去看幾回櫻花。這一回你是看定了。這又是一個欣羨。

老方到了法國，你又到日本，我們真個又是四散了。

但是等着吧。我們總有一天結集起來，大大地振作一番的。…… (K.S.)

※ ※ ※

山東濟南黃蘭根先生：

因為你的通信處沒有，在此地奉答吧。金屋月刊並不主張什麼革命文學。文學革命等等。因為我們以為，凡是文學總是革命的。不過這裏的革命二字，用得意義很廣，不局限區區的政治經濟等等。而且文學自有牠的領域，也不必去幫政治經濟做什麼傭雇，自有可以站立之點。世間雖則也有不明事理的人，忙想統一思想，統一什麼，我們却不曾笨到與這種思想起共鳴。

不過，我們沒有什麼發表自己主張的論文，也是實情，這因為我們以為實際的作品，勝於十倍的空論，而且所謂文藝理論等等東西，也各有各個立脚點，不能像天主教那樣奉唯一的神的。所以我們只願多努力於創作，不願參加無說之論爭，傍人什麼閑話，不是不聞不見，也不是裝着不聞不見，乃是不管；而行吾素。

十二月二十五日

金屋談話

這一期恐怕是我們最有精彩的一期了，而且當然我們自己也是料想不到的。滕固因爲一身上的緣故，逃到了日本，却遙遙地替我們寄了一篇他許久要寫而未有工夫寫成創作。徐保炎也很難得的做起小說來了，我們一向只知道他是一個劇作家，這一來可以知道他的小說也不差，我們很榮幸，發表的怕是他第一次嘗試的小說。

浩文的三十六門。是他一連串講賭的文章中的一篇，是很好的散文。現下中國文壇，對於散文小說，也漸漸認出了牠的價值，這是我們很欣歡的。本刊的撰稿諸家，尤

多小品散文的能手，將來在本刊上自當多多發表這些文章，以供大眾的欣賞。章克標的身邊雜事，是他擱筆了許久之後再開始寫的，以後也許連續寫下去。

本刊第一次徵文，也在這一期發表，我們很榮幸得介紹三位新作家與大眾見面，三位都是前途很有希望的。我們更深謝幾位審閱稿件的先生們，很為我們費了一番心血。

這一次的徵文，現在是發表了。雜誌悞了期，而我們收稿却並未寬限日期，所以在這一期，一定非發表不可，因為這期的印成恐怕要國曆的十九年一月底了，雖則現在還只有十二月中旬。這樣我們總算勉強守了在新曆年底曉之約，雖則事實上遲了幾天，不過這是由於印刷方面遲緩之故，編雜誌的人，却不能負責任的。

本來預定只選一篇，可是竟沒有出類拔萃的一篇，所以幾個審查員協議的結果，就推出了紀燕男，胡霽獄，謝冷西三君來分了這獎金。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很希望下次的來稿中，有特別的發現。我們相信應徵的諸君，是很努力的，不過希望因了這個機會而更加努力。

紀君的‘花子’寫得頗爲細膩輕清，還有一抹如冰之冷的嘲諷，是很難得的，病夫先生評云‘造意頗近 Loti: Le Chateau de la Belle au Bois Dormant 裏的沈貓，雖沒有那麼深刻。然描繪情緒尙細緻有味。結構亦整齊。三四兩節尤勝。’不過格局大小，如盆花假山，也乏自然的情趣，是其缺點。雖則短篇小說因篇幅短了，不能多所包攝，也是無可想法的事。

胡君的‘鳳嫂’寫得也不差，病夫先生是很激賞的說‘有思想，有組織。入後寫鳳嫂種種矛盾心理，一層透進一層。結局亦好。’病夫以爲這作者的同情心，是很可貴的。不過在文詞方面，似乎很有可議的地方，句子生硬，晦澀，是應該留意改去的。不過寫這樣的一個女子，這女子不能是工人階級的人，她的感情思想是受着傳統的深根蒂固的舊教養，所以倘使把她的出身再添補一點，說明了她所以抱有這種思想感情的所以然，比較可以更完美了。

謝君的‘阿鳳’，寫得還清爽，結構也不差，文筆也靈活。可是沒有集中的思想，又缺少大胆直入的勇氣，所以

也不能是十全十美了。不過能寫到這樣，已經是不容易的了，技巧還是三篇中的頂純熟的。所缺乏是崇高的思想，雄大的風格耳。

我們每篇都指摘了一點毛病，而我們也認定有毛病纔可以有進步，因此對於三君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

許多稿子中只選了三篇，我們好像是很對不起投稿諸君，所以再選了三位，稍爲送致幾冊書籍，以作紀念。又凡投徵文稿的諸君，每人贈本刊本期一冊，都當由郵寄奉的，要請大家看看這選拔的公平與否。雖然我們也不敢以公平自謂，而且人的好尚又各各不同，但是我們總盡我們的力來達到公平，我們決不夾雜我們的主觀，來偏傾批判，這一點是可以告訴天下的。不入選之稿均已由郵分別退還了，如有未收到者，請通知一聲，以便向郵局查問。

金屋月刊徵文發表

本刊此次懸賞徵文，荷蒙各地少年英俊勇躍應徵，收到稿件，共計二百六十四件，經各位評判先生審查結果發表於次（關於各篇的評者的意見，參看本期金屋談話）

花 子	紀 燕 男
鳳 嫂	胡 霄 獄
阿 鳳	謝 冷 西

以上三人各贈現金三十三元三角三分

選 外 佳 作

(下期刊載)

小青虫 吳文珊

傻王償了抬筆的好夢 陳微芬

拒 徐匯麟

以上三人各贈本店出版書籍五元

長篇小說 漩 渦 陳白塵著

實洋六角

陳君是最努力於小說的青年作家！他是黃中先生的得意弟子，也曾受過滕固和田漢等諸大作家的薰陶，所以他的成就，真可算得一鳴驚人！其作風的冥冥獨造，結構的巧妙精密，文字的美麗流暢，的確是值得歎賞的！

不信，請讀這部他的長篇處女作，準使你要詫異的直跳起來！其中描寫軍閥的殘暴，和弱女子的婉轉哀鳴，青年誠摯的戀愛，又辛辣，又悲痛，又纏綿，又熱烈，真要使你忽怒，忽悲，忽驚，忽躍，像在漩渦裏打迴旋哩！

最後之勝利

余世鵬著

實洋四角

作者是海角周刊的主編，是藝術的信徒，是在藝術神前供香禮拜的，並不是想靠了藝術神斂錢的藝和尚，所以他的作品便沒有一筆是爲了要多得稿費而硬添上去的，忠實於藝術同時也是忠實於他自己的靈魂。我們謹此誠懇地來介紹給我們的讀者。

花 子

紀 燕 男

——落英之——

—

一面想起童年，我就覺得那種清新而活躍的生活是永遠過去了。一切事象，無論是愉快的，或是悲哀的，現在祇留下一箇淡薄的輪廓。幾年來，煙雲似的飄蕩着，在寂寞的靈魂裏。啊，這真是一箇夢！

現在，就連這箇渺茫的夢境，都快要爲時間的巨流衝蕩得乾淨了！但在這夢幻的殘象中，我始終不能忘掉這幾箇可憐的幽靈。它們生存在我的靈魂的深處，一年年的隨着我的年齡長大起來。時間和空間的任何暴力，也不能將它們摧毀，而且變得更顯明的偉大了，祇有憶起它們的影兒，才能想像我的童年於萬一，即使是一滴，也儘夠我回味的。我該如何的紀念它們呀！現在我說一段花子的故事罷。

二

花子是一箇被遺棄的小叭兒狗。我不曉得牠以前的歷史。就我遇見牠的那時的景況看，顯然的，牠流落在十字街頭很久了，因爲飢寒已經傷毀了牠的美麗和健康；牠是那末樣的蹇蹇的可憐，一見就攫着我的愛憐之心了。

我和牠的認識是一箇巧遇。這原不算什末希奇的事，但一切便從此決定了，我怎能忘記這箇奇巧的遇合呢！

這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十二歲那年冬天的一箇晚晌，我從學校回來得晚些。當我走到離家切近的一條僻靜的小胡同的時候，已經是冷悄悄，黑闐闐的夜間了。其實，不過是五點多鐘的光景。幸而八分滿的上絃月升起來了，照出一條光明的路；我的一顆爲黑暗，冷風所囚禁着的心，才獲得一點輕鬆的愉快，脚步不自覺的就慢了。在這當兒，忽然我察覺有一種異樣的，細碎的聲音，在我背後窸率的做响，其初，我不大注意，但當我走過一段路，發覺那聲音，仍然是在追蹤着我的時候，不覺就有些悚然了。下意識的，我加速了脚步；但那怪响也就緊緊的逼攏上來，如同一箇偵探在追攝着一箇賊般的那末緊嚴了。嚇！這是什末東西！這當兒，我覺得四周的一切，都在向我拋擲一種幽秘而可恐怖的壓力，但我決不降服，反而激起我的好奇心；我懷着這末的一種好奇而又疑懼的心情，轉過身，看時，咦，原來是牠，一箇小叭兒狗。

這時，牠在距離我有五六步遠的地方站着，以呆定的眼光釘着我，尾把不住的搖擺，像是乞求我的憐憫，底

確，我的心是爲牠的哀矜的樣兒觸動了。於是我以尋常叫狗的口調，向牠喊了一下。聽見我的聲音，猛的牠抖擻一下，嗥的一聲，帶着歡狂的喜悅，竄到我的面前來了。在銀霧似的，朦朧的月光中，我向牠細細的辨認。牠是多末可憐而又可愛的一條小孤兒狗呀！牠戴着一顆圓大的頭顱，穿着一身黑地白花的毛外套；扁平的鼻子上邊，嵌着兩顆漆黑的，玲瓏的大眼睛；一張潤大的嘴，叫起來像鐘似的洪亮。我俯下身，撫摩着牠的羸瘦的軀幹。牠的腹部空陷，肋骨也都嶙峋可數，飢火燃熾着牠的熠熠閃光的眼睛，哀憐似的，祈求似的，望着我。油然而生的愛念，深湛的將牠的影像印在我的心上了。「隨我去好麼？」我拍着牠的頭，這樣的問道。自然，牠不會回答我的，但是，從牠的瞬動着熱情的眼光中，從牠的震顫的哀鳴裏，我已經得到牠的熱烈，懇摯的同情了，因此我就帶牠回家裏來。從此牠就成了我的童年的伴侶了。

因爲牠的毛色是黑的和白的，我就給牠起了一個新名兒，叫做花子。牠是活潑，伶俐而且馴良。閒暇的時候，我就和牠一塊玩。在我的訓導下，牠很快的熟習了各種玩

意兒，其中牠最玩得好的，是跳欄一項。所謂欄，也就是槓子那一類的障礙物罷了。每次我帶牠去出席鄰居的小朋友們所發起的「狗運動大會，」牠的成績，總是出乎其類的優良，因此牠得到不少的榮譽。這正是牠的「狗運亨通時代！」現在，我還記得，當牠站在勝利的風頭上的那種旁若無人的，傲然的虛榮神氣。總之，自從牠獲得穩定的經濟生活後，被損傷的一切智力和體力，都迅速的恢復轉來；昔日的飢寒和彷徨的可憐，一變而為傲然的聰敏了。

三

不久春來了。新生的光和力，鑽進每箇生物的細胞裏，使它活躍，滋長，愉快而且煩悶。這神秘的力，很快的而且很強的誘動了花子。牠厭棄這種孤寂的家庭生活了。每天一早，就跑出去，直到夜晚才氣咻咻的跑回來。這樣的放浪下去，差不多有兩箇月的光景。忽然，我又發現牠的異樣的變態；這時，牠簡直的連大門都懶得出了，精神也格外顯得倦怠。其初，我以為牠是害病，但不久，我就

觀察出，牠的病，乃是一種精神的傷害。原來牠愛上一箇小母狗，但不幸，牠的「牠，」又被別一箇凶猛的大狗給奪去了。這不幸，確是花子的苦悶的根源。雖然在牠們的社會中，性(或是愛)的問題，較人類的簡單，但終究因佔有的衝動和嫉妒的本能，所發生的糾紛，也是頗難解決的問題。那箇大狗是那末凶猛，而花子又是這末柔弱，顯然的，這糾紛，是不能訴之於武力的。既弄不到，而又捨不了，花子終於陷入戀愛的悲劇的命運中了！

一看見牠垂頭喪氣的伏在地上暈盹的時候，我就跑過去，親愛的撫摩着牠的頭，這樣的問道，「花子，怎末了！我能不能幫你的忙？」牠的回答，總是一種很簡單的表示：不是懶懶的抬起頭來，慢然向我睜一下，就又無精打彩的躺下睡去；便是一聲不响的，悄悄的溜開，挂搭着眼皮，搭摺着耳朵。那種不耐煩的神氣，像是說，「你不曉得我的煩惱呵，何苦打趣我呢！」多末可憐呵，這啞默的靈魂！

「愛」是怎樣神秘而偉大的力呵！失戀的花子，終於不能避免戀愛運命的最後一擊。流血的慘劇就在一個夜

間發生了。

我還記得是三月中旬的一箇月明之夜。我帶着花子坐在門外的石階上。春天底確是美，而春天的月夜，猶其賦有一種嬌靜的美；風是柔和的，其中還蘊雜着一種觸人欲倦的，軟膩的氣息。我坐在月明中，默賞着偉大的自然，所賜給的一切。不知怎的，忽然在靈魂的深處，蕩漾出一種煩悶的感覺，這煩悶，或許花子感覺不到，但是誰會知道，那時牠睜得連眼皮都擦不開了，好像這煩悶，一觸着牠，就變爲不可抗拒的倦怠。

這當兒，忽然在胡同的那一端，騷起一片狂暴的吠聲；這聲音，在我總是不加以注意的，但是對於花子，那意義就顯得非常的嚴重了，而且立刻倦怠爲不可遏止的暴怒驅走。一箇翻身，牠從地上爬起來，尾把倒豎，支稜起兩片摺風的耳朵，抖擻了一下，立刻發出一聲狂吼，就竄上前去，

顯然的，這是一場惡鬥。以花子那末微弱的體力，是決沒有取勝的理有的。我一邊抱怨着牠的感情的盲動，同時又很可憐牠，於是我也追過去。

一場惡鬥的結果是：弱者受了傷，強者得了勝利。當我趕到那兒的時候，可憐的花子，正爲一箇黑大的野狗咬翻在地，哼着苦痛的呻吟。那野狗，我認得出，就是花子的「情敵，」偎傍在大狗旁邊的，也就是花子依戀難忘的那箇小母狗。這時，幾條野狗看見人的影兒，都跑了。唯有牠們那一對「狗男女，」尙兀自屹然不動。這樣猖獗，十分猙獰的傲態，激怒了我；我拾起一塊磚頭來，瞄準了牠們打去，一發正着，嗥的一聲，牠們逃走了。

受了傷的花子，從地上扎掙起來，看見我，立刻就又來了勇氣。「狗仗人勢」的向敵人的影子，吠了幾聲，好像復了仇似的，然後。蹣跚的蹙着腳，隨我回來，臥在地上，慢慢的舐牠的傷痕。夜深了，月色格外的明亮。四周是十分的靜謐。花子抬起頭來，看我一下，然後，環顧四周，向着月亮又空吠幾聲，終於沒有回響，牠便長咻一聲，疲乏的躺在地上，打起瞌睡來了。我看着牠的可憐而又可笑的樣兒，心裏油然而生的一種感觸，在當時，是找不到適當的字眼的，直到後來，我才發現這句恰當的表現：

“Love is Pain!”

自從這次慘劇以後，花子對於戀愛，表示絕望了。雖然有時不免因牠們的惡意的鬥逼，而使牠憤怒，但終於不過是昂起頭來，向空中回報幾聲狂吠而已。

四

幾年後，在我和花子之間，發生了非常懇摯的友誼關係。說友誼，也不算是過於誇大的罷！友誼不就是基於彼此在感情上，趣味上，理解上，有着共同契合的那一點麼？底確的，在我和花子之間，是存在着這末的一種關係。每天我從學校回來的時候，花子總是在半途中迎候着我，這差不多都成習慣了，祇要一看見我的影兒，牠就搖頭擺尾的，竄到我的面前來，汪汪的叫着，表示牠的巨大的喜悅；反之，我呢，爲了牠被野狗欺侮的事，或是當牠流浪在街頭過晚的時候，我爲牠流過憐愛的淚，和焦灼着心，去尋找牠的事。也是常有的。總之，在我的幼年的靈魂中，花子已經取得一個位置，如同別的童年的侶伴們一樣。

我的童年過去了，花子也漸漸的衰老。一想到內在的生命力的漸漸的消亡，真是一件無可補救的可憐！

我越是可憐牠的衰老，而牠的衰老的特徵，也就特別的，顯明的呈現在我的眼前。這真是無容掩飾的事實。

常常吃完早飯，牠就慢吞吞的，搖晃着沈重而呆笨的頭，走到台階上去曬太陽，懶懶的，祇管打起倦意的鼾呼。有時，我將皮球投到牠的懷裏去。牠祇撥弄幾下，就乏開了，像是不屑於再玩那種孩子們的玩意兒似的；但有時，牠也能稍稍振作一下精神，當牠在街上看見一羣野狗，爲了一塊骨頭互相爭咬的時候，從牠的眼中就又射出爲滿足欲望的本能，而鬥爭的火焰來，於是拼命的扯起破啞的喉嚨狂吠着，身子也不住的震顫，躍躍欲試的樣子，猶不減當年的英勇，但牠的時代終究是過去！

我十八歲的那年秋天，北方發生戰事，於是父親失了業，家庭經濟因此陷於絕境；一面可憐花子衰老，一面又爲家庭的經濟焦急。那時我的心，完全封蔽在愁雲慘霧中了。

終於決定了還鄉的計劃，而日期也就定在這年的年

底。

一天。我和母親閒談還鄉的問題：

——零碎的東西怎末辦呢？

——該存的，存起來；該帶的，帶走；該賣的賣掉
好了。

——花子呢？

——送給房東張老太太養活着罷。

——不能一塊帶回家裏去麼？

——不能，道遠，太累贅，送給別人倒心靜！

我幾次爲花子的問題，和母親請求，辯論，但終於是無效！我不禁可憐而又委曲的，爲我的老朋友落淚了。

花子不但衰老，而且神氣也變得非常的沮喪，似乎連吃飯的氣力都減小了！時常我將飯和肝，拌好，叫着牠的名兒的時候，牠簡直連動都懶得動；然而有的時候牠也興奮。我記得，一天我正爲牠的緣故坐在向陽的階石上，沉思的當兒，牠一眼瞥見了我，於是慢吞吞的，挪動着衰朽的身子，走到我的面前來，伏在地上，以散漫的眼光注視着我，哀憐似的，祈求似的，有兩顆濕潤的淚花，掛在牠

的疎散，昏盲的眼角，像是有很大的苦痛似的；一會，牠又扎掙着爬起來，伸個懶腰，打箇疲乏的呵欠，然後，昂起頭來，向四周看了一遍，抖擻着精神，拖着笨重的尾把，慢慢的走動着，從牠的臥床——一箇乾草墊子——起，直到牠的一些玩具，牠逐箇的嗅過一遍；忽然啞的一聲，牠滾逐着那箇癟瘦的皮球，跑到我的面前來了，很疲乏的，就又倒在我的腳邊。我不禁拍着手裏道，「我的勇敢的老朋友！」然而我的眼睛就爲憐愛的情緒潤濕了。

行期迫近了。花子對於因收檢行李而起的一切的紛亂，似乎感到一箇不尋常的刺戟。牠的床，那箇乾草墊子，幾次被移動了位置，而且這時屋中的蕭然陡立的四壁，在牠的經驗中，也確是一種新奇的景象。時常，牠將惘然的，疑問的眼光，投擲在那些新奇的目標上去，然後又移到我的面上來，宛如渴求着我的回答的模樣；但也有的時候，牠慢吞吞的從屋裏，走到院中，再從院中，回到屋裏去，牠又好像是要急欲尋獲那些失去的，或是被移動的東西似的，而這些，牠何曾料到，會有一天要從牠的眼中消失了呢！但結果怎樣，牠的希望，不是虛擲於徒然的努力之中

了麼！

五

終於那日期到了。房東張老太太，在頭一天晚晌就來了，因為翌晨六點鐘，我們就得動身，張老太太年紀高了，而且怕冷，恐怕起晚了，趕不及，因此頭一天晚晌就過來，預備接收房子，於是我就將花子託付給她；她很喜歡花子，這樣我才覺得有些兒安心，然而畢竟逃避不了良心的譴責，對於這個轉移——類似商品交易這轉移——我始終抱着深痛的愧疚，爲了這，背地裏不知流過多少淚。我遺棄了我的親愛的小花子；我欺騙了我的懇摯的老朋友！深湛的，難以表白的，心內的痛苦，壓逼我，使我從牠的眼中逃避開去；我不敢再看見牠的閃動着熱情的眼光了；我覺得牠的眼中有了錐心的刺；我祇想逃避，我想以逃避，做我罪責的隱身所；但是牠的半嘶啞的哀鳴，卻又尖刻而沉痛的，刺進心坎裏來。這聲音，在以前，曾搔動過我內心的，巨大的喜悅，但現在，卻變成無可逃避的，嚴厲的斥責

了！我揣着一顆愛莫能助的可憐的心，躲在黑暗的角落裏，流着不負責任的無用的淚；我看見牠，扎掙着，蹣跚於雜亂的行李中，和人影裏，不住的嗅，又不住的吠，牠是在找尋什麼呢！呵，天知道！

夜深了，花子臥在牠的暖床上，昏沈的睡着了。這暖床——幾次被移動了位置的乾草墊子——現在，又恢復了原來的地位。讓花子能夠從習慣上得一點最後的安慰，這便是我為可憐的老朋友所能做到的事了。

啞默的悲哀和沉重的離愁，隨着夜的死寂，黑暗，逐漸的擴大，緊張起來。我竟至不能有一刻的內心的寧靜。其初，我獨自在院中徘徊，後來，我悄悄的走到花子面前。牠安靜的睡熟了，如同平常一樣的打着粗悶的鼾聲。我撫摩着牠的頭，在心的深處，親切的呼喊着牠的名字，不覺的，熱淚就又湧流到我的眼中來了。

終夜我浸沉在悲哀中。

翌晨五點鐘的時候，天尙未明，預定的車子來了，於是紛亂緊接着就開始了。在嘈雜的紛亂中，我忘掉了悲哀和一切。我的神經為一種冷酷而又沉重的威力震呆了。這

樣昏沉沉的，癱攣着，直到我被車子拖到黑暗的大街上的時候，我才覺得有點清醒。這時，悲哀和抑鬱的情緒，就又佔據了我的心，覺得厭煩而且難過。眼前有失了一切的光明，在這冷寂，寥瀟的路上，我是一步步的，向着沒落和滅亡走呵！

在黑暗中，我蹣跚在車上，毫無遐想的沉默着，任憑這命運車子，將我拖到更遼遠，更黑暗的地方去。忽然，在寂靜中，我察覺有一個窸窣的聲音，在車後面追隨着我，這聲音，是這末熟習，使我陡然憶起可憐的花子來了，呵。真的是我那老朋友麼！誰說不是呢！我才喊了一聲，立刻牠就竄躍到車前來了，啞啞的叫着，不知是悲哀，還是歡喜！立刻，我停止住車子，將牠抱上來；牠疲乏的倒在腳登板上，不住的喘息，並且很熱烈的用鼻子嗅我的腿和足。我俯下身去，扶起牠的頭，我看見牠的一雙大而黑的，閃爍發光的眼，祈求似的，哀憐似的，望着我。那時，我再也克制不着我的感情了，扶着花子的頭，我竟痛哭起來。

但終於拗不過母親的命令，我又將花子送回來了。我是多末傷心呵！但是牠，又是怎樣的歡喜呵！當牠看見家

門的時候，牠連自己的衰老都忘了！嗚嗚的叫着，一縱身，從車上躍了下去。在這洪大的吠聲中，在這個勇敢的躍擲裏，表現出牠的全生命，全靈魂的愛；然而，那結局是多末滑稽的悲慘呵，在現實事像的背後，卻隱藏着一個矯善的欺騙，和殘忍的遺棄！

牠是一個忠實，誠懇的，衰老而且低能的動物。牠沒有人類的譎智，更沒有報復的能力，自然對於最後的命運，祇有消極的接受了！但當牠發現一切的希望，終歸是幻影，一切的勝利，終於是失敗的時候，也就是當我拋開牠，第二次，又從門裏出來的時候，牠就又抖擻着精神，扎掙最後的一絲氣力，追我到門口，但砰的一聲，門關上了！隱隱的，我還聽見牠的最後的吠聲，無力而且低啞；在這聲中，我再也尋不出歡狂的忻悅，和憐愛的祈求的音調了！祇剩下一種絕望的咀咒，和垂死的哀鳴的音波，在黎明的灰色的天空中蕩漾着……

我重又走向灰色，冷靜的長途。以人類最殘酷，冷刻的心理，強制着我內心的激動，終於心中的灰色和眼前的灰色，得了溶解的調和。我就在這末一種矛盾的灰色的情

調中，悄然別去。呵，我的花子！我的第二的故鄉！這一別，竟成永訣了！

匆匆的，幾年又飛逝了。我已經是做父親的人了，大概花子，我的可憐的，老年的朋友，也早已去世了罷！？然而，一回憶起來，我總覺得牠仍然是活在這世間似的，而且，依然是那末可愛，大睜着一雙熠熠閃光的眼睛，祈求似的，哀憐似的，又像是幽怨似的，望着我……

一九二八，五月五日草于清華園

一九二九，一月五日改作于北河沿

道連格雷畫像

王德爾原著

杜衡譯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九角

是英國王爾德生平最大的傑作。他是文學上唯美派的領袖，享樂主義的謳歌者。尤其在這部書中，把他所有的中心思想，用全力傾注出來了。狂縱的享樂，靈肉的衝突。描寫的熱力，意境的靈妙，和他的獨幕劇莎樂美，同為全世界著名的不朽作。經杜君運用玲瓏活潑的文筆，把全書譯成中文，詞句的美麗生動，不減原著本來面目，可算是最最上乘的譯作。

花一般的罪惡

邵洵美著

詩集

平裝五角

精裝九角

邵先生的詩格，是輕靈的，嬌媚的，濃膩的，妖豔的，噴香的，狂縱的，大膽的——什麼都說得出來，人家不能不敢道的。簡直首是香迷心竅的靈葩，充滿着春的氣息，肉的甜香；包含着誘惑一切的偉大魔力。益值得我們欣賞，讚歎，沉醉在他的詩境裏邊。

鳳 嫂

胡 霽 獄

約五點鐘的光景，這天，鳳嫂就起床了。她慢慢的把單被蓋在巧兒和秀兒身上之後，（巧兒是她七歲的女兒，秀兒是她五歲的兒子。）深恐驚醒了她的兩個心愛的動物，輕手輕腳的把後房門弄開。她房間原有兩扇房門，一扇前房門可通客堂，另一扇就是這後房門，門外有條很短的小路，路盡處橫着條闊大的河水。

前幾天下了雨，小徑泥濘滑足，怪難行走，徑旁的麥却青綠得格外豐采了。鳳嫂出了房門，一步步非常小心的

沿着泥徑走去。

她走不多路站住了，她的視線越過麥田，瞧見河灘上的一個「桶」似的邊緣。她於是再走，比剛纔走得快而且急。不一會，她終於走到岸灘，只見是一個已經壞了底的馬桶，是她的南隣楊三嫂丟掉的。但是終算未曾辜負她的早起。她在驚怕和不安神況中提着那破馬桶回到房裏，心如沸了的油點，跳得很厲害。她疑心有人窺見了她秘密的行動，她好像已得着被人咒詛的不幸的名字——竊賊。她急促把馬桶藏在她床下，她再看看正酣睡在床上的她兩個心愛的動物。

她於是心神稍定，正圖解衣再睡的當兒，她立即看見——這不能不使她不安，因為她夾袄的兩隻衣袖已完全濕了。這不是站着麥穗上的露珠，便是浸着河邊的水，再不然，定是滴上了她那時歡喜和憂愁交衝而出的酸淚。但是，無論如何，她祇有一件夾袄，那末，這濕濕的兩隻衣袖，豈不要惹起人們的懷疑？

鳳嫂非常恐懼，她再不能安心睡覺了。

寂靜中，一陣腳步聲從左邊房中透出，這聲音跟着時

間漸漸的微弱下去，直到大門「蓬」的一聲，才寂然隱去。

她知道房主阿炳出去了。於是她不安的心才慢慢的鎮靜下來

這時候，家裏祇有她母子們三人，因阿炳的妻三姐爲廠裏要做夜工的關係，已於前三天留宿在她母家了。這實在給鳳嫂以一個極大的方便。她可以關了大門，隨便幹甚麼事，除了她的巧兒和秀兒，無論誰都不能窺見。大概在阿炳離家後沒有兩點鐘吧，鳳嫂在灶間舉火了。已經成爲廢物的破壞的馬桶，到這時，却爲窮人認爲人活的必須品——煮飯的燃料了，

夾着臭味的灰色煙，從灶腔中一堆堆噴出，一縷縷繚繞着騰上空中。鳳嫂的思想，也隨着煙霧旋轉而起。

她一經想到鍋子裏的可貴的白米，她立刻想到巧兒往姨母處借米回來時的情景來。

呵！可憐的爲父母不幸而受苦的小姑娘，鳳嫂苦寂中籍以爲安慰巧兒的。那天，她奉了母親的命令，到她姨母家去借米。當她回家時，半路上一陣故爲人難的春雨，使

她薄薄的衣衫，幾全和黃瘦的肌肉相黏合；小腳上滿沾着斑斑的污泥；兩隻手，擎着稻草和米的細弱的小手，不住發抖；面頰上時刻吊下一點一點的水滴，是不安於痛苦的淚珠？是疲乏於奔勞的汗珠？還是殘留在亂髮中游滴的雨珠？總之，無論如何，是辛苦的表徵喲！

想到這裏，鳳嫂心內劇烈酸痛，以至於流淚了，但她的淚怎能洗滌她舊有的傷痕呢！

她回憶的思念，同她的淚一樣的湧出來。

她想；那天，她的姑娘實在不該回絕巧兒，幾使幼小的巧兒完全失望和苦惱，假使其時大姐——姑娘的長女——不偷偷的送柴和米給巧兒。……她於是痛恨姑娘的殘忍；同時，她感謝大姐的慈善，她願永遠為大姐祈福，大姐誠然是她最大的恩人。

不！不！她想起了，除了阿炳，誰也不能做她最大的恩人。自從她丈夫犯了殺人犯潛逃之後，阿炳就白給她房子住，不徵她的租金。不但如此，無恆產的她。失了丈夫，生活當然十分艱難。阿炳又盡力在他認識的人家，拿許多衣服給她縫，使她得籍女紅的生涯，得幾百錢維持暫時間的

窮人的生活。

灶膛裏的煙淡了，鳳嫂添加上點臭燃料，於是煙霧重復濃鬱，勃然而起。沒過一刻，細小的米粒，在鍋裏微微呻吟，彷彿哭訴她再不堪受火力的攻擊了。鳳嫂知道米已成粥，立刻，她便把火熄滅，殘餘的燃料，她還打算作下次一度之用。

房裏忽有聲響，她於是靜止動作，定神一聽；她聽見了，原來巧兒在哄騙秀兒。

——『弟弟；勿哭！媽媽就會來的。』

『媽媽在外面做人家的衣裳是不是？』

『是的！勿哭；曉得麼，弟弟！』

『噢！我曉得；姊姊！我不哭。』——

鳳嫂感受到無限的安慰，她覺得巧兒和秀兒同樣的可愛。她想：她並不窮，也不苦，因為她有這兩個活的寶貝，因為她有這兩朵甜蜜的花兒。

她揭開鍋蓋，看了看粥；她又低下身去，瞧了瞧灶膛；她再在四周觀察下子，覺得一切都妥當。她於是放開脚步，帶着喜悅的心，去瞧她的兩個活寶貝。

巧兒的神經特別敏銳，在鳳嫂剛跨進房門欄時，她就說：

『媽媽！我有點頭痛。』

這實實在在給鳳嫂以一個當頭棒喝，剛纔的一團歡喜立時雲消霧散。

『呵！頭痛嗎？』一種驚怕懷疑和憂慮的神情，全在鳳嫂面部現露。

她立即走近床去。

『媽媽；我今天不起床。弟弟已經醒了，他願意起床了。』

慘白的臉，無神的眼，兩隻小手緊捧着頭部。這巧兒，這巧兒的形狀；鳳嫂着實有點慌了。

『巧兒！你，你覺得怎樣啲！』

『沒怎樣，祇頭痛。媽；你又哭過了嗎？』

巧兒，乖乖的巧兒，看見母親頰上留着淚痕，於是很恐懼的問。巧兒最怕的是母親的哭，但母親却偏喜哭。巧兒不知悲傷能夠損身，巧兒祇知哭終是母親不快的表現。所以母親一哭：巧兒的小心就覺難堪。

這天，鳳嫂心裏終有「巧兒病了」的心事。於是她隨便幹什麼事，都覺得懶懶，都覺得是勉強。

她無聊的和秀兒吃了點粥。秀兒就開始玩她唯一的玩具——美麗的烟片子，這是阿炳送他的。

她沒有錢自然無法延郎中來看治巧兒，她只悶悶的坐在床沿上。她願做巧兒忠實的看護！但巧兒是始終合着眼，不作一響，似乎不肯煩母親的勞作。鳳嫂，在這不安的空間中也曾回過頭來瞧她的小動物秀兒。

啊！纔四歲的秀兒，就這樣乖乖地，會自己玩，不來擾人。圓而且大的眼睛，是這般可愛，可憐。這每每使鳳嫂要為他的幽默，激起她內心無窮的難過。

秀兒，有金哥——他的父親同樣的溫柔，鳳嫂覺到。他的父親確是非常柔和，連素豪細心的鳳嫂也竟會從未聽到金哥罵人的聲音，見過金哥發躁的脾氣。

但也許金哥是殘酷的，鳳嫂想。假如金哥真正是仁慈的人，決不會殺死偉城大爺。像這樣有勢力的偉城大爺，奪了鄉下人的妻子，還要把鄉人坐獄；取人的田，還要命人耕種；縣大人不敢惹他，人民個個怕他。然而，然而素

日胆小的金哥，竟敢去殺他。鳳嫂覺得她現時的辛酸和憂愁，都是金哥殘酷的行爲遺留給她的酬報。

秀兒坐在小竹椅上，把烟片子排在木檯上，塔成了小小的方圈。但當他小脚一觸着木檯的腿時，方圈立即傾倒了。他於是掉轉頭，向注視他的母親微微一笑。這一笑，似乎給鳳嫂一個深切的暗示，她頓覺得自己是個勝利者了。她明白有幾什，或者是幾佰人民，因偉城大爺的死，得能舒舒服服過他們的生活。那末，她們母女三人吃點苦又算得什麼呢！

並且，她知道金哥逃出後，就去當兵，聽說金哥的長官專是爲民除害的。那末，金哥是個造福者，她是個造福者的夫人了，多麼榮幸。

.....

『鳳嫂；你在想些甚麼？』鳳嫂嚇了一跳。她真想得出神，連阿炳進來都沒聽見。她做得很甜蜜的造福者夫人的夢，竟給阿炳喝醒了。

『炳叔！你進來爲甚不照應一聲，這樣隨隨便便的，幾乎把人嚇死。』

阿炳不言語，放下手裏的紙包，就在旁邊的櫥上坐下。

『炳叔叔，炳叔叔！』秀兒很靈巧的喊。

『噯！乖囡，姊姊呢？』

『姊姊身體不舒服，病了。』鳳嫂替秀兒答。

『啊！巧兒病了！』阿炳似乎有不信的恐懼，她走近床。『巧兒，巧兒！』連叫兩聲不見答應。

『她睡熟了；頭痛了一朝晨，現在大概很倦乏，不要去喊她醒！』

鳳嫂說話時，瞧見桌上的紙包，不禁挾着希望的心問

阿炳：『炳叔，是不是又有人家要做衣服？』

『不，就是李四嫂的那件夾袄！』

『呵，李四嫂的！』鳳嫂用驚疑的眼光注視阿炳。

阿炳恐怕自己內心的秘密會在她銳利的光芒中顯露。

於是他便告訴鳳姐；他雖說李四嫂的身姿同鳳嫂一樣瘦窄，當鳳嫂做時，他曾吩咐照她的大小裁剪。那道做成後，李四嫂竟穿不夠。四嫂怒了，工錢付下，衣裳却不肯

受。他——阿炳也動了氣，發性買了牠下來。

他並且極誠懇的對鳳嫂說：他非常願意把這衣裳送她，希望她勿却，因為她的夾袄實在太破壞舊陋了。

鳳嫂知道，他的妻子也比她胖，於是她也毫不客氣的謝了謝領收了。

阿炳着實感到快慰，他於是奉承鳳嫂說：

『巧兒，面色極難看，須得醫治才行。』

『是啲！我未始不這樣想，可是我們窮人生病沒有錢，祇好聽天由命罷了！』鳳嫂不禁長長的吁了口氣。

『我想，你還是去和你姑娘商量商量看。』

『我不去，並不是不能去，我是不願去；因為她們決不會答應我。』她苦愁着臉。

『去，或者還有點希望吧？但是；不去當然是絕望。鳳嫂，你忍心不醫巧兒嗎！』

鳳嫂躊躇了，最後她覺得阿炳的話確有幾分理由。她於是叮囑阿炳照顧兩小孩。她正正衣襟，懷慮着走出門去。

難堪的絕望，使鳳嫂覺得心疼。

她回來很氣憤的說給阿炳聽；她姑娘非但不借給她錢，並且說她命苦，以致丈夫在外流離；就是兩個活潑潑的孩子，也不見得能爲她苦命者留下。這幾句話，鳳嫂倒也不見怪，只是她說她姑娘不該竭力勸她改嫁，這實在是混蛋！

阿炳不言語，停了好一會，纔說：

『你姑娘的話也不錯。像你這樣生活下去，要孩子成人長大，着實是件不容易的事。你想，鳳嫂！』阿炳很正經的神氣勸她。

『話是這樣。』鳳嫂似乎不願反對阿炳的話。『但是，我的丈夫又沒死，我嫁了人，他或許回家，那時，叫我怎麼辦？』

突然；

『媽……呀……媽！』巧兒在夢中號哭。

『巧兒！巧兒！』鳳嫂連忙叫她，她醒了。鳳嫂問她夢見什麼，她却始終不肯回答；一滴一點的清淚，濕了被褥一大灘。

畢竟是阿炳慷慨，他願意盡他所有去請郎中，請郎中

來醫治這可憐而又可愛的小女兒。鳳嫂真感激他，感激得幾乎連半句感謝的話都說不出。

巧兒於是得有郎中醫治了，鳳嫂稍微安了些心。

『媽媽，這藥湯很苦。』

『乖寶寶，不要厭苦，吃了就會好的。』

『媽媽，吃了真的會好嗎？』

鳳嫂心裏不禁一跳，勉強說：

『吃了真的會好的，寶寶！』

於是巧兒一聲不響，皺住眉頭，把苦黃湯喝了下去。

每次吃藥，巧兒終是不見好，而且覺得反而天天消瘦下去。頰骨突出了，眼睛下陷了，口腔也大了。

鳳嫂很是擔憂，刻刻在擔憂。秀兒也彷彿很無聊，緘默得難堪。

一天的早晨，當鳳嫂醒來，巧兒已離塵世而長逝了。一句話也沒有，就此永別了母親和弟弟。這實在使鳳嫂痛傷得幾乎暈去。

巧兒半合的眼睛，似乎在微笑，假如不是她鼻孔裏拒絕了煩惱和愁慮的空氣出入，誰都不能承認她是個已僵

的屍體。

這次，又幸虧阿炳的幫助，什麼棺材嚟，埋葬嚟，阿炳忙了一天，費了許多錢，又掉了不少眼淚。

鳳嫂在痛苦中，覺得除了她的丈夫，祇有阿炳是她最可靠的人了。她感謝阿炳，她願意替阿炳做無論甚麼事，只要她能夠。

鳳嫂因為巧兒的死，尤其使她愛護起秀兒來。她起初總是終日痛心巧兒的不幸，後經阿炳時時的解勸，不到半月，亦就漸漸的恢復了常態。

一天，阿炳報告她一段消息：

「在××鎮，×××的軍隊大敗，死了好多兵，她的丈夫金哥聽說已經中彈死了。」

『他真死了嗎？真的死了嗎？』她以一種戰抖的聲音驚問着。

自然那好多軍人中，不定有金哥；然而那裏面也許會有他的。她恐懼這消息不久將成可怕的事實。

這一晚，他做女紅做得十分疲倦，連房門都忘了摺。她在睡後，夢中看見了碧色的山溪，周圍環以灰色的山石

和幾叢綠色的樹木；山溪岸上却是片如茵的草地；草地上躺着一個流血的人。鳳嫂突然看見，逼近去一認，是個圓面短鼻的青年男子，他是金哥！他是金哥！

『鳳嫂！鳳嫂！你怎麼了？叫得這樣地悲慘。你的喊聲竟使我在左房酣睡裏驚醒。』她的恩人阿炳站在她的床前。

她醒了，她知道是夢，她於是告訴阿炳夢中的一切。這時她坐在床的中心，穿着薄薄的襯衣；在黯淡的燈光下她的面雖是黃瘦而猶不失為俏美的肉體，一絲一毫的映入阿炳的眼簾。

阿炳說：

『不是我又要勸你；這定是你丈夫的陰靈來告訴你：他已死了。你還是打算再嫁個人吧，鳳嫂！』

她默然無言。

『我老實告訴你，鳳嫂。我的女人，這樣長久不回家，真的爲了做夜工嗎？我沒這福氣。她是因了母家另有相識的人喇！但是，我現在，現在我不希罕她回來，我也不去干涉她。』

她依舊不言語，面頰上罩上一陣紅暈。她似乎已經窺察到阿炳的用意。

『鳳嫂！我今晚敢告訴你，我是……十分愛你，我真是愛你！親愛的鳳嫂，你是明白的。你知道我是……愛你的人嗎？』他懷着期望和恐懼的心，偷瞧着她說。

她頭低下，面頰更顯得紅了；可是依舊不言語。

他想；鳳嫂假如好好調養，真是個美人胎兒，像近年來，她這樣勞碌辛苦，還沒有損她固有的玉姿美態。

他內心燃燒着的烈火，再也按捺不住，他就強把鳳嫂攔住，不停的在她額上亂吻。

『鳳……鳳……鳳嫂！你，你答應我吧！』他急促的說。

鳳嫂知道這時抵抗也不中用，用話告訴他尊重些，亦當然不生效力，這一來，她可真急了。

『炳叔，不，不是我不願意，我，我這幾天月經恰巧來了。』她急中生智，說出這幾句話。她內心彷彿在說：『我決不能這樣的無恥，我還須得考慮考慮呢！』

阿炳於是放下手，下意識地退了出去。

鳳嫂的心激烈地忐忑跳動，約莫過了半個鐘點，纔得漸漸鎮靜。她看她身邊的秀兒，睡得很熟，似乎半點沒有受到驚嚇。

一層的思慮，懷疑，打算。

『阿炳待我的恩義，可謂至深至大，在理我似乎不該拒却；使他失望。但是；我定得拒却，因為他還有妻子呢！』

她躊躇了一會。

『是的，他確是非常愛我，像這樣大的住宅，又沒人做我援助，他假如只爲了肉慾，那末，他什麼時候都可以……。』

她覺得阿炳的是個有道德的人，她於是決定：

『我不能拒絕他。』

這決定在她腦中站不到五分鐘，又動搖起了。

『秀兒長大時要做人的；假如爲娘的幹了那臭事，叫他日後將臉安放到那裏去！』

她面孔又有點微赤，似乎爲自己羞澀。

『不』她忽然像老羞成怒的想：『他父親尚舍得丟

他，那我干秀兒什麼事！』

又隔了好一會的思慮，她輕音自語道：

『我終不能答應他；因為他對我果然是有情有愛，但是我呢？』

她的耳朵也赤化了。

『我祇能對他的恩義感激，我却不能爲他而買掉我的人格。』

『而且即使我答應他，我不過做了他恩義報酬品，決不是相親相愛的結合。這樣的無意義和價值，我那能幹得來！』

她意志慢慢的堅定了。她想：

『我真的爲貞節而度這孤苦的生涯麼？我自信是不！假如以前我和金哥不會是「以心易心」的眷戀着，敬愛着；我現在決不仍屬於金哥，我自可承認。』

『那末，即使金哥已死，我要爲他的深情的火，爲我熱愛的煙，保持我應爲金哥保持的高貴的情愛！』

立刻，在她面頰上現出微笑的波動，她彷彿對這難解的問題有了答案。

『我無論如何，無論如何我不能答應阿炳！』

不過，疑難又因牠遇見阻礙而發生。

『我現在的生活，真的，完全是賴阿炳的幫助，我一經絕了他。那我……』

她不待想下去，立刻，她對於剛纔的思想帶着鄙夷的咒咀。

『你要爲填定你的生活而答應他嗎？那你何不去當妓女，卑陋的女人！』

她又想：

『我即使能不求他的幫助——可是我決不能。我也將在他的勢力範圍裏爲他暴力所屈服。唉，我究將怎辦！』

她痛苦恐懼又好一回；忽然，她興奮了。似乎又有了新的發現。

『我去死，死，確可以破除我一切的障礙。』

『是的，我丈夫已死；我情愛的火煙，再不該復燃！』

『是的；我也許像我姑娘所說，我命運太苦，傷了我丈夫，傷了我乖遷的巧兒；我唯一的秀兒，我再不能傷及他！』

『我一定須死，我一定須……。』

她興奮極，連痛苦的淚也吊不出一點。

剛將縱起身去圖死，她在被中却瞧見了秀兒。

秀兒一手搭在母親肩前，一手放在母親胸前，兩隻小腳蹠縮着，小鼻孔的氣，縷縷撲着母親的頸項。

『唉！可愛的寶寶，我怎忍捨你去呢？』這時鳳嫂又感傷起來。

『不！不！我不死，簡直害了他，害了他已亡的父親，並且害了我自己……死，莫遲疑！』

她於是立刻縱身坐起，秀兒却無知覺地愈攢近她身邊抱住她的腿。

她的興奮又旋即消失了，終於躺下身子。

『秀兒！媽不死。媽不忍丟你這小寶貝去死。你愛媽，媽也愛你！』她拍着秀兒的身體說。淚珠却已簌簌的滾下，粒粒落在秀兒的小臉上。

秀兒只是吐吐的睡，沒有聲響。

鳳嫂因為過分思慮，已臻於非常疲倦的狀態，摟着秀兒竟漸漸睡去。

鳳嫂帶着懷疑，恐懼和不安的心，過了好幾天；見阿炳沒有動靜，於是她錯亂的神經又漸漸的返復安靜。

有一天早晨，阿炳忽露笑着向鳳嫂說：

『今晚上你房門不要闔，鳳嫂。』

她於是臉面都紅了，一顆破碎的心，幾乎跳出肉體之外。

一天憂慮着連飯都吃不下，似乎預感着有不幸的事將要臨來。

果然 夜裏，她還沒有睡，阿炳敲她的房門，漸漸的急而且響。

她害怕，她戰慄，怔怔的坐着不敢開口。她恨丈夫殺了偉城大爺，救了衆人，衆人却不肯替救他們的人的妻子加以愛護與憐惜，

她又恨丈夫不該去當兵，以致窘了妻子，又苦了自身。

敲門聲愈響，連近村的狗都驚醒了狂吠，秀兒也哭了。

也沒有更多一點機會給她考慮——在這風雲緊張的

深夜。

鳳嫂知道人們對她和阿炳早有不清白的嫌疑，今晚
上她的嫌疑可以解除了，她的生命之火，也要就此毀滅。

她橫着心，照那天早晨偷馬桶一樣的開了後房門，月
兒陰在烏雲端裏，全宇宙是黑暗。

房門敲得更加劇烈，狗吠得使人驚起，秀兒哭得格外
淒慘，屋後的河裏，頓時濺起幾層波浪……

十八，八，十六日夜於江灣

花一般的罪惡

邵洵美著 詩集

平裝五角 精裝九角

邵先生的詩格，輕靈的，嬌媚的，濃膩的，妖豔的，噴香的，狂縱的，大膽的——什麼都說得出來，人家不能說不敢道的。簡直首首是香迷心竅的靈葩，充滿着春的氣息，肉的甜香；包含着誘惑一切的偉大魔力，真值得我們欣賞，讚歎，沉醉在他的詩境裏邊。

春夏秋冬

郭子雄著 實洋四角

因了一本處女作的發表而固定他文壇上的地拉的，怕祇有我們的詩人郭子雄了。他以他真摯的手寫出他真摯的心；筆法是他自己的，風格是他自己的，情感是他自己的……一切是他自己的。爲了一切是他「自己」的。所以我們做「別人」的便得永遠把來做各人「自己」的對照。

阿 鳳

冷 西

是一個夏天將要走到了盡頭的夜，你能猜想那是多麼樣的熱。

太陽留下來的炎威跟着空氣各處的散佈；打各方面吹來的風都含有使人煩燥的熱意。蚊子也故意和人麻煩似的到處嗡嗡的飛，找機會還把針樣的嘴向人身上刺。

老余把肥重的身軀放上了牀，閉上眼想使早晨在校門口遇到的那女人的臉子在腦裏重現一遍。

胖子更怕熱那是真的，過不了一會兒，分泌出來特多

的汗質便把蓆子的這兒那兒全濕遍了，黏滋滋的貼着皮膚難受。蚊蟲香雖在床前送出了濃厚的氣息，嗡嗡的聲音也仍然在他耳邊不停地吵鬧。

在這樣的情狀之下再留戀在床上似乎是不可能了，老余終於憤然的跳起了床。

「督督——鐘」的更柝的聲音跟着每一個節奏逐漸地加响。當快走近老余所住的公寓的時候，這滯濁的聲音又逐漸減低向另一條巷中消失了，祇悠揚的餘音還在耳邊波動。

老余下意識的走近了臨街的窗前，更隨手把窗子推開。

不多時以前街頭納涼的人們的喧擾已經是變成了死樣的寂靜，除了沉重的鼾聲，就祇有偶然扇子撲着蚊蟲的聲音，表示這世界還不曾整個的死去。

夜色已經陸續地把兩邊沿街的窗中透出的燈光撲滅。幾張街燈在極遠的距離下放射出黯淡的小小的光圈，在這偉大的沉黯的氛圍中掙扎。偶而有幾個黑的人形的輪廓從暗處闖進了光圈之下，又向暗處如影子一般的消

失了。

借着街燈的光向兩邊行人路上看，就如走進了人肉的市場。這邊那邊全是橫七豎八的躺着一樣樣肉的模式；甚至着地鋪着的蓆子上也全是在白天把肉體賣了別人，到夢裏去追求靈魂的自由的可憐的人。從遠遠的聞着這濃重的肉的氣息就會叫人難受。

老余只是什麼也不想的把身子斜倚在窗檻上望。視線先是向自己窗前打回轉，突然又在左邊不遠的地方停住了。

那是什麼？一堆女性的肉！

老余看清楚了是自己會留意過的隔壁烟紙店的老板纔娶了一年多的媳婦，他的心跟着砰砰的跳。

夜是那麼濃密，也沒有月色，祇能從朦朧中幻想着肉的誘惑。

老余禁不住走過去扭亮了電燈，又回到了窗前。

在溢出了窗子的燈光之下，肉的妖艷是全然呈露在老余的眼前了。小背心緊緊的束住胸前，把兩乳如平湖上的雙峯般擠出，又短又寬的洋紗褲，肉色隱約的可以加上

了幻想見到。肥白的手臂，大腿，沒有穿襪的腳，都是有彈力似的照着上帝劃定的曲線起伏着，豐滿而又勻稱。啊！這在竹榻上裸露着的少婦的肉，這發育完全的曾經了人間磨鍊的少婦的肉，誰能知道呢，她是有多大的魔力，在一個正陷于肉的飢餓的青年的眼前？

——跳過了這窗檻，把自己的肉壓到了她的肉的上面吧！起先是不會留心，這時這少婦旁邊的男人的鼾聲纔如疾雷般給了老余一個突然的驚慌，什麼幻想都給嚇碎了。

——要是給她的男人看見？……這屈服於社會制裁的重壓下的青年人除了把一口饑涎努力地嚥了回去以外，是再也鼓不起別的勇氣了。仍然關上了窗子，他難堪的把身子退了幾步，倒在一張椅上。

全身都為了一種肉感的力量鼓動着，彷彿是浸在極熱的水蒸氣中，感到了難忍的熱漲。

如飢餓極了的野獸般站起，在室中來回的急促的走。朽舊了的地板應和了他的脚步吱吱的響。脚步是愈走愈重，把全身的力都用在脚上了，似乎想把自己的熱狂在這

沉重的步伐下壓退。

亂麻似的思想，是如聽見了鎗聲的小鳥般驚竄。可是一想到了這公寓主人的妹妹阿鳳的時候，便又如小鳥般在枝頭棲定了。

老余把身子躺到了床上，使阿鳳給他的誘惑再在記憶中撈起。

是同天的上午。

老余從牢獄一樣的課堂中溜出，一口氣跑回了公寓。剛踏進了自己的房，阿鳳也跟着進來了。

「懶東西，又逃學了。」聲音敲着老余的耳膜就像是敲着玻璃一樣的清脆。

「來！把門帶上！」老余把抽屜中昨天買來的花生橘子，一包一包的拿出，擲在桌上。

靠着桌子兩個人是對立着。老余一面把花生不停的往嘴裏送，眼睛卻釘住了阿鳳獸着。

——算不得美，比起蜜斯陸和蜜斯韓是差多了，可是也還有點動人。

二片腥紅的嘴唇依着弧形在上下波動，映着細白的牙齒是更可愛了。在薄紙似的衣裳裏，更到處散射肉的旋律。皮膚並不白，黃黃的稍微帶一點病態，晶瑩的流動的兩顆小眼珠滴溜溜的儘往老余臉上轉，看了老余這獸相，禁不住嗤嗤的笑。

——其實，蜜斯韓和蜜斯陸的美也大半是靠着裝飾，阿鳳要是好好的打扮一下，也差不了什麼吧！

「阿鳳！」阿鳳止住笑，疑問地對着他看，可是老余突然不自主地喊了一聲之後，又想不出以下的話了。

老余走到臨街的窗前，把白布的窗簾掛好，又回到阿鳳的身邊。

就阿鳳平日的行爲看，他知道對她開點玩笑是不妨。於是就伸手把阿鳳的手抓住了，又把另一隻手往她袖筒中伸。觸到的是軟軟的膩滑的肉，一股熱感同溫泉似的傳到了老余的手掌。

「嗯！」阿鳳把身子一扭，掙脫了老余的手，嬌嗔似的把眼睛瞟着。

在這少女的誘惑的行爲之前，誰又能不醉倒呢？老余

是把本能中蘊藏着的對於異性的渴慕全不自主的對阿鳳發泄了。

「阿鳳！有人說你昨天夜裏在老吳房裏。」

「誰說喲？」阿鳳有點憤然了，整個的臉兒都罩了紅暈。

老余往前走了一步，想再抓住她的手。在這種情形之下，阿鳳是把這年青人的心全看明白了，比他自己更明白得多。她且知道這時候應當怎樣的應付，於是她往後退了一步，讓開了他。別看輕了這小女孩子，在這裏，她也會應用了當代大人物所常用的「以退爲進」的策略了。

老余情不自禁地又往前進，阿鳳也仍然往後退。她是真想把這青年人的情感引到了燃燒點了。

在老余的繼續進逼中，阿鳳是無處可退了，她的後面已經是一架床。

老余再望前撲，便把阿鳳壓在牀上了。這正在發育的女人的胖胖的肉體，正像是一張剛買到的鋼絲床，又鋪上了一層軟軟的天鵝絨。

隔着兩層薄的衣裳，各人的熱互相地傳到了另一個

人的身上，對方的心的跳躍也可以感到了。老余嚐到了從來不曾經驗過的快感，脂粉的香味和少女們特具的肉的香味，一陣陣更向他強暴地襲擊。

老余是全然昏迷了，或許是沉醉。他本能地把嘴往腥紅的兩片唇上湊。阿鳳把頭一歪，他的嘴唇印在她紛亂了的頭髮上。

「阿鳳！」另一個聲音似疾雷般的在他們的耳邊吼。

「嫂嫂在叫呢！快讓我起來。」阿鳳推開了老余，鰻魚樣的往外溜。

老余像渾身的氣力都消失了，躺在床上，看阿鳳的背影在門邊閃電似的消失，還昏昏沉沉的像浸在甜蜜的夢裏。

阿鳳的裸露的肉體隨着回憶浮現在老余的眼前；慾望似烈火般的在他的周圍燒。

真像是一隻飢渴到無可忍耐的獸，他跳離了床，魯莽的往外走。拉開了房門，一陣甬道中的夜風從門隙撲到了他的臉上。

隨即放輕了脚步，連大氣都不敢出的屏息着走。甬道這一端的黯淡的燈光，照見他的影兒拖長在壁上，跟着他蹣跚的身子滯緩地移動。

走完了甬道，隔着小到同一張方桌子樣的天井就是阿鳳的閨房。

老余站在天井裏，心虛的向四面望。四面全熄滅了燈火，籠罩着無邊的黑暗，祇每一間房裏奏着不同的聲調的鼾聲從窗隙中應和地往外送。

天井是那樣小，抬頭能望到只是一塊不大的高高的蔚藍的天。幾顆星子像是猜透了他的祕密似的，在對着他眨眼。

到走阿鳳的房門前，他伸手迅速地抓住了門扭。抓是抓住了！可是不敢往裏推。心跟着儘只跳，鼓動得幾乎要破裂，手也跟着顫抖。他明白自己是在作什麼了，是一個賊。什麼人都得作這一類的賊，只是不經過這市場上一種賣買的儀式，卻不是這個社會所許可的了。

這正是一重難關，每個年青人都能在這裏分別出是怯懦，是勇敢。

他緩緩彎下了身子，又把耳朵貼在門上仔細的聽，彷彿是有人在床上輾轉着悉悉率率的响。他的心是更用勁的跳了，要不是咽喉太細，牠准會跳出了胸腔。

抬起身子，仍然是不敢往裏雅。房的四周圍，不拘是那兒，全有窗簾子和紙遮着，又無從去望一下。他就立着想，阿鳳是該睡着了罷。這般熱的天，也許全身都裸露着，爲了另一個人擁抱的方便。

——啊！這鮮艷豐腴的肉！阿鳳的裸露的肉體是又像在他眼前浮現了。

在這樣遲疑和朦朧的狀態中不知道經過了多久，突然從幻想中移來了一股勇氣，他毅然的推開門，門是跟着跳的心吱吱的叫。

他跨進門，慌張的望。門裏是這樣黑，剛從較亮的地方進來的眼，簡直無從看見一切。預期着的反應是全然沒有。

他接着床的位置往前撲，什麼障礙也無，便倒在床上了。壓到的不是幻想中的滑膩的肉體，卻變成了一堆散亂着的線毯。用手向四面摸，摸到的只是枕頭。一切預想着

的對付這或推或就的女人的方法全無所用了，這全然出乎意料之外的環境倒又使這青年人爲難。

從線毯裏散射出的強烈的汗和油混合的氣息不斷地沁入老余的鼻子。他迷惘地便把整個的頭埋了線毯，讓這強烈的氣息給他愉快的刺激。

在刺激變成了麻痺的時候，他勉強地把自己從迷惘的狀態中拉起，站在床前，用久在黑暗中的眼向桌子和床的下面，以及每一個僻暗的處所搜尋。他還怕阿鳳是故意藏躲了。

帳子是掛起着，棉被是散亂着。朦朧中更看到床前的凳上有一堆像在蠕動的東西，拿起看，那是一雙肉色的絲襪，這一切顯然說出牠們的主人是睡過了又重出去。

是懷着青年人常有的心理，他對那肉色的襪子，像對一件名貴的古董樣把玩着，捨不得放下。便決心帶着走。

仍然如沒有經驗的賊樣。慌張的離開了阿鳳的房，且隨手把房門輕輕的帶上了。

在天井裏，他深深的吐了一口氣，算是放下了這犯法

的重負。剛纔來時火樣的情感是全給一盆冷水潑退了。

他懶懶的往甬道裏走。剛走不了幾步，又突然似石像般凝住了。聽！甬道極端的那間房裏隱約的傳來了一陣女人清脆的笑聲。縱然是極其輕微，卻如針樣的刺入了老余的耳膜和心中。

——啊！這分明是阿鳳的笑聲！

金屋第一期

- 1 色彩與旗幟.....
- 2 永遠想不到的詩句.....邵洵美著
- 3 在最後的燈旁.....T. Hardy 著.....郭子雄譯
- 4 綠.....張道藩作
- 5 獨輪車的遭遇.....滕 固著
- 6 一年.....浩 文著
- 7 破損的箱篋.....章克標著
- 8 George Moore海里孫女士作
- 9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G. Moore 著.....洵美譯
- 10 文體論..... W. Pater 著.....朱維基譯
- 11 柳亞子.....徐蔚南著
- 12 無名的裘特.....T. Hardy 著.....郭有守譯
- 13 金屋郵箱
- 14 金屋談話

金屋第二期

- 1 來吧讓我們沈睡在噴火口上歡夢……………章克標
- 2 在不知名的道旁……………徐志摩
- 3 素描……………常 玉
- 4 外遇……………滕 固
- 5 號外……………倪貽德
- 6 故友……………葉鼎洛
- 7 和尚的情史……George Moore 著 ……洵美譯
- 8 二菴童 谷崎潤一郎著……………克標譯
- 9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A. B.
- 10 爐火作者的答覆……………趙景深
- 11 談散文 Van Deijssel……………子雄譯
- 12 無名的裘特 T. Hardy 著……………有守譯
- 13 金屋郵箱
- 14 金屋談話

金屋第三期

1. 永久的建築……………浩 文
2. 贈一詩人……………邵洵美
3. 死了的琵琶……………邵洵美
4. 處男的狎曲……………滕 剛
5. 殘句……………滕 剛
6. 朱唇開處……………滕 剛
7. 意外的收穫……………曾虛白
8. 下等船客……………穆羅茶
9. 馬車馬……………章克標
10. 賭……………浩 文
11. 債……………黃 中
12. 櫻花……………倪貽德
13. 蝸牛與地丁……………滕 剛
14. 寫……………郭子雄
15. 近代藝術界中的寶貝……………洵 美
16.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A. B.
17. 無名的裘特 T. Hardy 著……………有守譯
18. 金屋郵箱
19. 金屋談話

金屋第四期

- 1 上去站在第一峯頂……………章克標
- 2 出門人的眼中……………邵洵美
- 3 綠逃去了芭蕉……………邵洵美
- 4 詩人做不成了……………浩文
- 5 決別……………滕固
- 6 自白……………浩文
- 7 南國行……………倪貽德
- 8 電影場之夜……………曾虛白
- 9 新的葡萄漿盛進了舊的革囊……………郭子雄
- 10 櫻花之都……………章克標
- 11 Nasscuntur Poetae……………T. Wilder 著 浩文譯
- 12 倫敦塔……………夏目漱石著 克標譯
- 13 處女……………Salvat 作
- 14 童男與處女……………邵洵美
- 15 金屋郵箱
- 16 金屋談話

金屋第五期

1. 情賊……………洵 美
2. 夜行……………洵 美
3. 做不成的小說……………章克標
4. 舞場之夜……………曾虛白
5. 賭錢人離了賭場……………浩 文
6. 你躲避我麼……………郭子雄
7. 兩個偶像……………洵 美
8. 蘿洞先生……………谷崎潤一郎著……章克標譯
9. 從羅斯金到王爾德……A. Maurois 著……郭有守譯
10. 布爾塞維克的繪畫與文學……T. Dreier……著漢奇譯
11. 金屋談話
12. 金屋月刊懸賞徵稿

金屋第六期

- 1 主觀與客觀.....再 全
- 2 母親.....荆 蘊
- 3 不要不愛狗.....浩 文
- 4 實歌歌.....叔蘅譯
- 5 春曲.....章克標
- 6 跑狗場之夜.....虛 白
- 7 夏夜的 Fantasia.....朱維基
- 8 鐵廠主..... Ferenc Molnar 著.....叔蘅譯
- 9 布爾塞維克的藝術.....T. Dreiser 作...虛白譯
- 10 烏賽羅.....莎士比亞著.....朱維基譯
- 11 介紹批評與討論
- 12 金屋談話

金屋第七期

- 1 音樂與美術.....再 生
- 2 二百年的老樹.....洵 美
- 3 乳房.....O. P.
- 4 手套.....紫 燕
- 5 死與生.....陳雪清
- 6 沙里奧.....戴望舒
- 7 南京路下午三時.....章克標
- 8 第一次的雲霧.....張道藩
- 9 烏賽羅.....朱維基
- 10 介紹與討論批評
- 評棘心.....古 月
- 南風的夢.....古 月
- 11 金屋郵箱
- 12 金屋談話

末 日

實洋三角 滕 剛 著

青年作家滕剛先生是一位詩人，由唯美派又走入了神祕象徵的途徑。這雖是一冊短篇小說集，描寫的也不過些日常瑣事，而他的奇才煥發，在這裏有千丈的光芒，令人一讀便要贊美不止。這是用頂新鮮的筆調來表現頂新鮮的感覺：做成了的頂新鮮的小說。

銀 蛇

(長篇小說) 實價八角章克標著

描寫時代的作品很多，描寫時代，而能把持着時代核心的却不多。描寫人物的作品，也不少；描寫人物而能有心理纖毫畢現地洞察的却不多。描寫事情的作品更不少，描寫事件而能繪聲繪影地活寫的却不多。描寫情調的作品也不少，描寫情調而能恰到好處的却不多。銀蛇是一部長篇小說。長篇小說的特質是在於多方面的，所以在這書中，有把握將核心的時代描寫，洞察心理的人物表現，繪聲繪影的時代敘述，恰到好處的情調傳達，書中是一個時代落伍的女人做着主人公，而配以他周圍的一切。他追求着一個時代的女性，想由此以擺棄落伍的一切。在第一節裏我們先可以看到這女人的自覺了是落伍的難落，以及時代是如何冷酷。對於落伍文人的狀態，沒有再精到的了。並且還有呼他女性的活躍，在在可以引起我們驚奇，的是須得人手一篇，先觀為快。

金屋書店

最近出版的書

- | | | | |
|---------------|----------------|------|---|
| 1. 蜃樓 | 章克標著 | 六 | 角 |
| 2. 末日 | 滕剛著 | 三 | 角 |
| 3.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 Moore 著
洵美譯 | 三 | 角 |
| 4. 戀愛四象 | 章克標著 | 六 | 角 |
| 5. 男性的悲哀 | 左幹臣著 | 六 | 角 |
| 6. 仇之戀 | 周學普譯 | 四 | 角 |
| 7. 最後之勝利 | 俞世鵬著 | 四 | 角 |
| 8. 新都巡禮 | 張若谷著 | 四 | 角 |
| 9. 圍着棺的人們 | 田漢譯 | 二角五分 | |

最近預備出版的書

- | | | |
|------------|-------|------|
| 1. 烏賽羅 | 莎士比亞著 | 朱維基譯 |
| 2. 凱撒與姑婁巴 | 莎士比亞著 | 朱維基譯 |
| 3. 兩年 | | 傅彥長著 |
| 4. 緣分 | | 浩文著 |
| 5. 永久繼續下去的 | | 邵洵美著 |
| 6. 桃紅的咀咒 | | 滕剛著 |
| 7. 外遇 | | 滕固著 |
| 8. 腥紅的酒漿 | | 胡開瑜著 |

金屋書店已出版之新書

1. 平凡的死	小說	滕 固著	五 角	
2. 火與肉	論文	邵洵美	四角五分	
3. 花一般的罪惡	詩集	邵洵美	精裝 九角 平裝 五角	角
4. 愛慾		武路小路著 章克標譯	三角五分	
5. 道連格雷畫像		王爾德著 杜 衡譯	精裝 一元四角 平裝 九角	角
6. 妖媚的眼睛	小說	黃 中著	六角五分	
7. 文學生活		張若谷著	六 角	
8. 十六年之雜碎		傅彥長著	四角五分	
9. 一朵朵玫瑰	詩集	邵洵美譯	二角五分	
10. 一個理想的丈夫		王爾德著 徐培仁譯	六 角	
11. 死線上	長篇小說	王任叔著	六 角	
12. 漩渦	小說	陳白塵著	六 角	
13. 春夏秋冬	詩	郭子雄著	四 角	
14. 做父親去	小說	洪爲法著	二角半	
15. 七個絞死的人	小說	安特列夫著 夏萊蒂譯	四角半	
16. 三角戀愛	小說	黃 中著	七 角	
17. 銀蛇	小說	章克標著	八 角	
18. 近代藝術	論文	倪貽德著	四角半	
19. 姐己	戲劇	徐葆炎著	三 角	
20. 北美印象記		廚川白村著 沈端先譯	六 角	